



中江先生全集

卷



崇蘭館集卷之十五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

子壻陸彥章校

男是元輯

與張半洲周石崖二公書

昔在先哲嘗以衰經上執政書切論時事誠不忍以越禮微嫌而後天下之慮也孤儼然在疚自惟卑鄙不敢與出位之思而目擊時危欲効之明公以附先哲之義者不任區區惟明公登

之夫海寇之嘯聚我境壤屠戮我生靈以貽明
公憂與士民之謁款明公者諸所畫策詳矣孤
不敢撫拾以聞顧當道諸公方議合兵峙糗約
日而發以期殄殲念惟此舉不細有如萬分之
一計不旋踵將誰任之孤之所爲大懼也夫兵
有貴精以寡制衆云者此語猝然竒中之機勢
若掩群非大師克敵十而圍之五而攻之之正
也謀者言賊黨蔓延且以萬計必若得當而後
從事此馬服君所謂用衆之時而鈎竿鐔蒙須

之喻也今所恃者獨狼兵一旅而徵發之額不
過千餘卽矯捷殊倫此以金注而沮澤險阻又
所示閑彼夷情譎詐出竒設伏以誘我軍使不
得成列而以數騎馳忽出吾後輒得志焉此非
狼兵長驅之技所得而施也矧衆寡之形已自
不埒而欲輕動豈事之完乎孤以爲狼兵且至
必姑款之以養其銳而急議招集鄉兵以爲嚮
導合浙兵以資應援主客形錯動以萬全然後
乃可圖爾或疑鄉兵取具間左一有司事爾而

浙兵限於統轄必若藉爲我用則嘗籌之矣議者曰寇從瀕海馬跡諸山越浙而來由浙不能遏其上游漸致剽掠吾境而甘心焉以相督過似已乃獨不知禍患之來當究本始辟諸晉人代號號不晉仇而虞之怨爲得其情乎且疆事有職又安見夫受職於守土之以先已後人爲譽乎如是而欲合與國之從今爲我用必不然矣爲明公計何不煩咫尺之楮咨行浙省督撫諸臣據近歲言官奏允浙直事宜有急得相應

援而合兵以殲唇齒之寇誰則不供彼即恣然秦越我視不與其憂獨不虞昨歲寇自青村突走嘉禾幾及胥溺此實已事之鑒浙能嫁禍於直直亦能嫁禍於浙是浙直之相爲傾覆無已也亦豈彼之便乎上尊 朝廷下諭利害引義正辭以好往如是而曾不若古一說士之功令諸侯拱手而聽命未之有也然則兵可不戒而集矣以戰則有狼兵以向導則有鄉兵以應援則有浙兵乃從簡別精銳嚴之將領受之方畧

分爲數支以左右翼以先後陳交發互至刻日而前賊黨雖衆有不暇爲計者縱黠夷叵測不能無生得失而我兵間出數道夾攻穰苴之法所謂不勝一而勝再猶計之得者也而况以全利乎此孤今日所欲急聞於執事者若夫攻守機宜竒正屢變視賊技所長臨事而應之猝發者又未可以更僕數也夫禦敵者不能遏之於方來而求得志於巷戰已爲下策而又甚焉殆已殆已近聞官兵出與賊遇有未及陣而亂未

及格而奔其輿尸扶創而還癡處皆着耳背或望而魄喪自溺沮澤尸相枕席水爲不流資寇以筏此皆不戰而北之明效也夫勇怯等死攘袂一奮且有十一相全而民愚至是何哉倉皇擐甲變不先圖望風披靡於是不給而何暇語戰此其故間諜不精紀律不嚴兵不擇帥而勸懲無從雖衆無所用之四者明公所宜加之意也夫寇穴吾境已久撲滅之期苟不乘茲決策期必竟之春來草木萌甲水深土淖伏莽之戎

攻守俱敝蔓難復圖方厯明公憂矣今爲明公
計者曰寇在浦東宜退保浦西寇掠松郡宜退
保蘇常寇逼蘇常宜退保畿輔此一時苟且偏
安之見遺民以資敵勢不極不已也將衛腹心
必完其湊理避辭犬者還走則及焉溥海之區
孰非吾土著土之姓孰非吾民豈有棄其所必
守而能守其所必及者哉願明公之擇於斯而
無以俗搖也昔新垣衍謂魯仲連曰凡處此危
城而不去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觀先生之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奚處此而不去也
夫魯連天下高士誠不忍獨謀其身如衆庶之
爲乃亦其侷儻竒畫所以策秦者定也今既不
敢爲衆庶之爲又無能盱衡搯腕出吐一竒附
魯連之節徒晏然處此相慶於無虞其不爲新
垣衍之睥睨而誹笑者幾希孤不佞輒敢據其
拘曲之見於下執事亦恃明公在事當不異平
原下士之槩也倘遂察其衷不斥其僭賜採行
之於迨時蕩平之畫卒濟於艱誠不獨孤一人

之幸也

與翁見海公書

如忠鄙未能遠謀分不敢出位顧災及剥膚爲
桑梓過計度今事勢最急者敢悉其芻蕘爲足
下陳之夫今爲脩寇之說者莫兵食重然明公
暨諸執事悉心經理以濟時艱其爲兵食計甚
悉而兵每不足於用供億輒告匱何哉以直隸
事體與閩浙異而吾松事體與蘇郡又異也夫
閩浙用師既久人自爲兵可資捍衛而直隸久

安忘戰卒焉有警必仰客兵故遇變倉皇先聲
既訕及擇帥統兵而來又輒需選觀望恫疑虛
喝以爲故常是以各路召募至自山東湖廣兩
廣宣慰司等處者絡繹於途供億無筭徃徃兵
集寇退不發一矢不血一刃而牛酒郊勞賞賚
虛糜十不讐一如此不已雖竭民膏脂以爲兵
費竟何益哉且各處遣兵徒取充額半雜老孱
而內地無籍之徒竄名其中者不知其幾勢不
得盡核之而業已移文又難中止爲今之計當

何如哉夫客兵不利於召募而猶可因用其力者則有一焉願明公圖之也聞募兵之在道者轂擊肩摩漣然蝟集而寇雖已退餘孽未殲兵未可以撤也鄙意欲於募兵至者當乘其銳以是嘗之而陰勒其能否則中疏別精悍甚者不貴多人得量留二三百名無發少分養兵常費給之而休以近地用脩城守或益以僧兵數百及地方土著之民奮義可使者總署一支酌所宜帥時嚴訓練暇則巡行郊野以觀險要一旦

寇發不測客兵未至可姑驅此出應少挫其鋒及大兵既集仍令退守城隍以固其根本庶緩急有恃可割每歲募兵十之二參而足矧郡邑居民久困登陴松江守禦所老弱軍餘不踰百什設有姦細起於中外卒然有須如前所云者其可少乎嘉定太倉等處自三沙之警沿海者民習於戰陣非若吾松素未有署名在官若此輩者急則仰客兵耳此又吾松事體之異於蘇郡者鄉之三老有言各團鬻販之俠不無躍然

賈勇能以一人格殺真倭數百如已在官某某其黨尚夥倘可盡籍其人責以水陸巡哨或有願自團結以衛其鄉者設法聯屬而聽之即此可與蘇之耆民等而兩郡相為犄角與見在邳兵坑兵各就所在得論功伐而革其互相觀望之弊此皆可以厭伏其心而用其力即閭左之發皆勁卒也又何必客兵之藉哉此兩端者願明公早計以備將來雖未即語戰有以愉快於今而猶堪議守常恃無恐也不知是否

荅呂侍郎沃州

昨荷瑤函之辱隨有報書當已徹覽茲復荷教言知門下於樂道之餘兼多撰述誠切羨之夫文章正宗之續編僕平生正苦其繁蕪殊謬於西山先生之旨至於尤竊恨者以西山先生之見之卓而於古人論文本指尚覺隔一谿徑未敢遽質所疑於有識也夫文以載道其言出自拘學若孔子則曰文以足志又曰辭達而已矣夫文者言之辯而有理緒之謂也易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此理緒之辯乎經緯者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理緒之辯乎德業者也彼各有當爾如必求文於發揮性命之原潤飾太平之烈而後爲合轍不已隘乎故六經載道亦即載事者也諸史載事亦即載道者也百家技藝各載其學術純駁雖不同科而槩以達辭足志云爾則惡可廢也西山先生之見則異是取之必求其說理析之必歸於引經必差次仁義必標駁儒墨而後曰文彼文莫近乎秦漢而先生自

先秦策士之言各成其章者多擯不載至左國之取又似濫觴而不精皆僕之所未釋也夫文章與時高下先觀其氣之醇漓定其格之今古而片言合作咸屬品題文斯倫矣若但泥於載道則自六經以來文闕有間而至宋儒訓詁之言出其語性情心體特詳焉若曰文在茲矣即賈董韓愈氏之作僅以數語合道而倖存其不屏棄者幾何此其說之未暢者也西山先生之意毋亦以爲文壞於六朝故所選取正矯昭明

又選之弊舉其言之支而麗者盡削之似已然有文選所遺而正宗未盡入有文選之不可盡非者而正宗削之抑又何故至叙事議論之疏別近世有辯之者僕以爲非獨叙事議論之過於疏別而以辭命與叙事議論析而三之尤不倫也豈不曰辭命不當例以文士之言故特揭諸其首而不知辭命乃文章之一體與疏奏封事論贊記序等分爲體裁則可而與叙事議論之凡例等可乎卽辭命中亦孰非叙事議論之

互見乎蓋凡史之記事皆叙事也其記言皆議論也此二者已足該文之義而必參以辭命幾於贅矣僕自屏跡蒿萊嘗一究心斯藝今皆忘之因尊論所及不覺中熱於見獵然斯於門下抑末爾僕所欲請益者當不啻是也惟亮而終誨之

與蔡白石書

忠之獲待公教自逆旅傾蓋接席論文財一再觀乃忠之私心瞻竚者異甚平生而神交雅素

又不虞公之誠有意於不肖也曩歲因敝鄉馬
君幕叅之任江右奉書起居媿澤藪沉淪無足
仰頌記注而公一聞齒及名字欣然念之趣使
跡馬君所至立取其書蓋急於不肖如此也既
乃仰厯誨函兼惠佳集舍第如德乞假還自京
師辱寄聲相訊因詩示懷而書抵郡侯堯山臧
公諷以豫章禮士之節爲不肖先以謬相重公
之用情益已懃矣夫公間世名碩領袖斯文學
士倚以聲引若忠者其至謏且逖安所置數猶

然卷之不遺誠懼海內之雋凡辱公知而於賢
且睽百之於忠者豈吐握之所能給如不必盡
然而間出於殊尤之遇又忠之所不敢承也忠
自違別來偃臥巖阿躬耕東海餘十五六年耿
耿心期不敢自棄於教督而志逐年衰貧與病
會罷駑窘步鞭策何任昔人有云學宦兩無成
斯言誦之獨堪自悼不敢以聞於公也公方致
位台階兼資文武才賢假於當路
聖主幸其同時海內駸駸向太平矣擊壤康衢

以安耕鑿亦沮溺之徒禱祠而求之者也北首
依依望風延想不任為情伏惟台亮

寄包蒙泉戍所書

足下任道秉直偶忤於時積

阻因緣遂致困厄

聖天子仁孝重根本之地奸

口誣訐遂得乘間

入之天與善人耿耿孤忠終

見察當不令銜

冤泯默終老西郵也第初構

時人情洶洶懼

臨不測幸而得寬其責實出

一可以為難臨

岐跂望行塵堪為隕涕別去

跡杳然得附應

公書來乃聞尚未至衛經途艱涉勞苦備嘗所

賴足下雖出巨族乃習勞茹苦險夷備嘗風霜

自保且至彼又多故人之依聊足相慰足下平

生慷慨動慕古人試論其世若鄒陽虞翻庭伯

賈生之流徃徃直躬見擯卒暴於時惟戀闕懷

荃古今同調若夫窮愁俟命試徵在今如先

朝陳公選岳公正劉公大夏王公守仁輩皆以

忤志權豎以遭嚴譴而伯安發跡龍場淵源間

學蔚成鉅儒尤其較著者又次則如近歲足下

行部滇南高用脩楊子讀書談藝之風亦足自見於世願公財擇而審處一焉夫乘時席勢以取功名者中才之守也負俗遺群以崇令名者通人之軌也足下欲自奮於功名之會而適遭其窮則負俗離羣乃足下令名之日庸何病焉故曰霜露既零貞木乃見鉛砂百煉始就兼金君子所以委心順逆之境而獨觀昭曠之原孳孳行仁義不懈也至乃以宇宙爲逆旅以浮生爲委化以窮通得喪爲適來處貧賤而日休之

夷狄而不棄陷於流亡而不動其中者於釋氏談空之旨柱下達生之言亦足沉玩而有助焉願足下廣宅厥心以永終譽無徒抑鬱投荒之日羈束無聊也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足下自今惟成仁是務而卒然之遭如仲尼幾阨於匡人孟軻見毀於臧氏則大聖賢容不免焉亦安所遇而已疇昔襟期勗之皓首其察與否付之蒼蒼執手何時長言當哭爾

與陳中丞我渡

如忠推頹無狀自捐盛明庶或見譽於當世名
雋不猥隨俗之妍媸卽長往而甘心焉此意蓄
之餘二十禩而知海內宏朗卓犖之賢有如公
者蓋欣欣願爲之執鞭而出處之迹先後差池
既乖投分之緣終鮮同朝之願獨所遇縉紳先
生聞公於不肖之蹤若深有槩乎平生而不蒙
鄙夷誠不自分其謗劣安從得此於門下也邇
歲黯於涉世不量而入當途無汲引之懷遊顧
乏同心之彥萍蹤偶幸承乏浙藩尋與病會既

已投絃將歸而聞隼旟且至武林願少濡滯得
因望見履絢然竟不果業已歸臥深山念無復
影響之相及而朝恩借吳公適馳節江介填撫
東南則蓬藿之蹤所竊衣被以畢其餘生者不
啻踰望而士大夫之從吳門來者又輒道公延
訪之及憫然加志於卑菲不異古國士之知益
深悚歎然不敢用爲報謝者蓋於所尊引避宜
爾知不蒙督過之也日犬子是龍祗奉臺檄卒
業門墻還自吳下仰勤芳訊彌動神情又知昔

者郁生素卷之遺實奉台指且於反命之禮復
有不敢怠廢者借裁尺素一奉起居蓋區區聞
問謁款之儀固不似神交昭曠之獨契又知公
之待僕賢於僕所報公者矣

與侯二谷書

憶與兄別如星散蓬飄莫知抵止所不隔者獨
有耿耿心期時占夢寐爾客歲江上值永嘉朱
生便曾附數語相聞倘徹左右當共欬歔出處
之踪終始乖異吾兄斯言不虞乃遂爲讖然其

中有甚難爲言者安得聚首一共吐之末路馳
驅磬折隨人醜顏俗狀兄謂僕不能於昔而顧
乃獨能於今耶所切幸者入淞來一二故人在
境相望伊邇倘有縮地之緣敢後豫章荊州之
義會方蒞任羈繼職守悵莫往從兄倘有懷不
惜要嵇呂之期乘王猷之興除榻西湖敬遲高
軒爲旬月遊晤僕誠待此可以投綬飄然矣天
佑吾曹餘年健在又假之緣忍負良覲當不令
終始睽携如隔世而不相及兄深長念之

又

來教云前月曾蒙寄書所不知何人並未獲接
怍怍心動祇益人思張海方山人詩思翩翩殊
逼風雅且嘗遍遊海內諸名家又得一訊相知
蹤跡乃其人出自東甌漸磨有自信如尊諭所
云掄梗梓於鄧林之野而求柴胡桔梗於罽叅
梁父之區宜其良矣惜也來當逼歲朔易方殷
草具茅茨闕然館穀第令吳生馮生爲之介紹
賡酬稍遍縉紳敝邑楊宰雅以好文見器親數

存之時爲下榻亦山人之能有以來之耳茲當
解維而南僕徒好切緇衣無可以資行李如何
如何吾文雄篇嘗從梓集一覩其全而片玉之
輝未蒙洒翰竟何由誇示同好以爲獨握驪珠
行者匆匆有懷未罄

復二谷書

四海離蹤憂傷終老參商永間于兄謂何昨歲
承乏貴藩念以逋棄之餘遄回世路原非素心
獨喜故人在望庶獲繼見握手論心一理廿年

之緒及既茫止遙計津途邈矣天末便知斯願
不從而長徃之志決矣抵舍來巖棲闐寂無驛
使之因以爲長共含情終杳音耗豈虞令親張
西山先生來自甌粵忽拜雙魚之附跽然喜溢
空谷回春又得進西山訊動履遙忖心神不殊
晤對劃然長嘯而欲狂此真一竒也不知吾丈
發書時亦料弟且遽獲玆玆不當大愉快乎西
山丰字清朗書法端莊曾額宸居再華相第絕
技可欽惜蓬扉苦蓋不堪澤潤之施而稍爲延
西山兄會之以臆可也

復侯四谷書

僕自交於令兄年丈則聞足下才名雅矣第雄
篇大撰未覩厥玆竊深景慕昨馬水部以趨庭
入郡則持足下書及所刻集灑然貺余如獲拱
壁此於通家義分或軫道情以爲四海兄弟有
如僕者不令卒業門墻幸快一斑之覩無乃闕

焉故不惜夜光暗投與世共寶若諸蒙者可與
於文章之觀贖者可與於咸韶之聽則幾誤矣
展帙莊誦文類斑揚詩遵王孟兼長具美可信
而傳學術淵淵益爲君家伯仲歛衽矣張山人
雅遊伯仲間稍出法門便稱高足茲當返棹敬
附起居其於金錯之遺竟乏瑠璵之報又多愧
也

與皇百泉書

時遭武弁之侮

屬者聞檢夫肆虐犯及輿臺初呀然以疑既而

喞然爲之不平乃固未悉其始末如傳至入梓
之備慘烈也誠若云爾其係士紳之體豈尠小
哉以足下高賢而蒙斯侮孰不攘袂願爲雪之
顧於足下何有也吠堯之犬彼愚何知神龍泥
蟠行制於蟻事固有然君子理遣之如巨川之
納潢潦願足下姑後此而弗竟也徂歲更春俗
絳紛沓不能走一併馳慰左右日過虞山擬還
道吳門得與足下晤言坐消滯慮以暢新悰索
共觀梅鄧尉以成勝遊會從他邑取間而還取

耿停雲渺馬靡及輒敢勒狀馳价以聞伏惟鑒
亮舊蒙惠我禪棲江行二集輒爲友朋借匿遂
令篋有二三書坐乏珍賞不惜更惠一帙尤切望
之夫暴客能掠足下貲去幾罄然於足下敝帚
耳胷中武庫其出愈竒猶足以資貧窶子乞未
匱辭也願足下寶之

與王鳳洲書

足下照徹性靈敏合神授曩從都門晤遊每誦
篇什輒一憂然瀕歸荷贈章之辱綠書蓮頭爲

好者携去斯玆遂離葆笥而光芒獨着人目不
識可再煩記室一檢原稿見竒以振空谷之音
否足下昔懼家難識與不識咸切憫之况在朋
遊寧不永嘆顧踈庸自投紱來跼伏荒野幾與
世違卽鄉間慶吊往來或與或否直是無心非
有疏別已慙徐孺子之風不敢以嵇生爲解也
第方足下在疚則固與何大壑兄相期遣吊比
大壑使發而僕偶滯山庄不及相報以成其臯
輒又自信區區謂宜暴於足下而竟廢斯禮則

已迂甚足下不當望僕以爲誠薄耶日過虞山
還道崑邑遙望賢廬耿耿中熱緣有他絆促歸
未果私願茲謹勒狀顛价齋上束芻辦香待命
寢外倘蒙屬之司儀引致令先公墟墓焚告初
忱庶比越人之禮於將軍文氏子乎亦僕少藉
以道其臯者幸甚

復王大理書

向奉別時會道體新愈輒相恩擾殊不自安計
文旌就道舟中酬應稍稀會即康適既而有此

來人言公行且入都台候倍佳及犬子書回云
已躬覩峩冠鼎鉉之班色動朝野喜慰何如日
承翰教下頌如拜拱壁仰悉高情於輶車初稅
之餘即軫踈庸之念非道誼至篤何以能爾東
尾云云慙悚慙悚犬子荷引翼素懷業至都下
正恐其不重檢默以驚多岐來長者誚讓乃復
蒙過爲游揚益之虛譽恐聞者謂出門下品題
便相浮慕彌遠本實媿如之何鴻便謹書起居
并謝來教熙朝邁遇賢哲明揚惟公若時奮庸

以綏駢寵

與同僚王鳳洲大叅

敬啓忠因去冬沍寒行役歸感痰火寒濕之疾
弱體不支難以供職邇曾上疏告乞致仕一面
具呈撫院乞爲轉奏續奉吏部照會將原疏立
案行令仍出供職而蒙撫院批呈溫辭慰留不
勝感激柰緣賤恙沉痼勢難復出視事相知者
幸教之曰非得撫院之疏吏部必不准覆以忠
病勢狼狽若卽飄然引決則撫院必憐而爲之

題奏矣然斯於忠所不敢出者爲忝撫院一時
遇知若未明懇而遂去之不惟仰負德厚而於
出處之迹亦屬未明故忍死滯留已再具呈屬
同僚代稟但恐一時未蒙見察念無可從中委
曲爲贊一辭者惟雅辱門下道義相信能登其
情輒敢仰屈移玉一借鼎言爲忠稍明夙昔之
心與今既決之志必蒙撫院見允轉奏使忠幸
歸骸骨又得正名義而行生死願幸畢矣夫忠
之菲劣宜擯於時豈待數數因追憶當年始乞

南曹之故及後二十載心甘歛政之由惟門下
照之矧今既迫衰遲豈未忘系累 矯情飾僞
爲起起濡滯之迹復醜顏就列而不疑門下其
謂何伏希台亮必遂懸懇感戢不宣

與王麟洲

日者偶過山庄晡歸見尊刺失迎殊極悵惘隨
踵謁舟次復不值而還違濶之懷迄莫宣展奈
何奈何抵舍發所惠近梓瑤篇誦之卓爾大家
作者避舍至遠壬之文切論小人情狀言言中

窾剗心刺骨有韓公子之深而隱語方言兼賈
長沙之核端令白馬摧鋒雕龍讓辯聞者悚汗
一警頽風又足下撰著之一奇也僕竊欲申之
片辭附遺蒙訓媿無子厚筆力又未遑爾一笑

與吳川樓書

惟昔薄遊祠部會足下觀政同曹以邇光霽固
已心竊偉之而不敢以樗朽自托也別二十年
足下譽益起造述益雄每因尺牘流布想見音
徽計足下遺迹視我擯之交籍久矣吳貞石歸

乃具道高風且以猷畝沈淪之蹤尚溷唇吻足
下斯義知與俗殊而貞石探囊出所與珠玉灘
然至前良共珍賞又一快也因公後還謹附起
居遂申謝臆外舊作數首漫錄無章侑函求正
咸英在御混以蛙鳴彌增慚慙倘於投報之義
幸來教益何如

與茅鹿門書

別兄十六七年意氣形神脩然著目而盛衰壯
艾容與時移鬚髯間白於兄猶用爲異矧衰遲

之狀顧影自憐如不穀者又可爲兄道哉所不
變者金石論心要之白首當使友道之敦傾蓋
非邇千古非遙又安用致慨於百年之委形也
僕自投紱來烟霞浪跡樵牧爲徒露冕高車飛
沉永隔不謂野人之蹤尚徹聞於左右非兄誠
加憐之時挂齒頰誰復有此因憶昨年接迹都
門曾忘其陋馳好藝文要以兄輦韞竒發藻籍
甚一時附景依聲竊深嚮慕碎如巴人和歌邨
鄙學步總知伎倆賈誚大方矧自違別以來轉

益踈頑遂捐鉛槧蓋宦學無成昔賢是悼竟成
俗物友朋見譏兄謂我何猥以故人在望茗雪
名區曾不能撥棹相從一果王猷之興尚得爲
有意味不詭於汗漫之期耶兄才猷譽望蔚
代英宜効當年之用猶然窘步天路載上不
容父孤於世如僕更何言哉雖然屈平有云進不
入以罹尤退將復脩吾初服兄誦斯言久矣山
中靜業才體兼長主盟斯文非兄誰任其次繕
性葆真怡神昭曠啓西來之秘藏托柱下之玄

言亦足玩世逃名而忘情於得喪之境士焉往
不獲志哉近有持稷下之談入謁兄所而格於
閣人者還言遙從屏間窺兄當罷晨餐偶親細
務若有慕乎伐檀之詩所稱士必食其力而可
者而弟謂以兄平生道力其於用志之專當必
有在而乃屑屑若此其信然耶抑亦不得於謁
者之漫辭也弟巖栖廿載二頃就荒歲入纒輸
井稅室無羨羸然不敢用爲怨悔志儲擔石以
待婚嫁者誠拙薄計無復之亦豈嚴奉疇昔之

教於左右而信速貧之言過至不難立稿而可
為耶磴磴小人拘滯猶昔兄其有以廣之否也
令似卓躒不群英標競秀行且穎脫振其家聲
僕兒多劣鞭策不前幾欲遣侍函丈一望餘輝
恐於受教之地未堪跋履門墻以代將命尚容
尚容

又

不會良久每形夢思神與飛越且自武林聚首
時計海內同心凋喪幾盡况迨今又餘十禩存

亡之故尚忍屈指耶我丈抱道沈時造述日益
深純神日加王豈天智吾黨一二輩俾永冰雪
之姿表後凋之操其畀於造化固厚耶而僕非
其質至如兄等何以承之也嘉禾禪林之集僕
謂門下負卓爾之才操斯文之柄以名海內有
年既已總百家而兼之所未竟者獨此語云子
以是始亦以是終僕為兄願之矧諸公者類皆
志明斯道求友一念千里灑然真曠古之良覲
僕非敢自外柰適值子女之緣有必不能舍之

遠適者此來价所親也嘗憶昔遊浙時猶得與門下一二燕見即二谷遠隔東甌再書相期不果西湖之約以爲悵然今僕之去兄僅不百里而徵發不赴兄不當望僕以爲誠若是憇甚於僕之望二谷耶幸謝諸公倘斯念未弛他時更訂初盟則執鞭珥而從者必僕也會龍溪諸公間統一叱名不悉

又

昨蒙攜李相期極知良晤羈冗之候不能遠出

遂負心期且不謂此後便寡會晤之緣也第齒日邁矣吾丈能念之否追慨我生不辰適與世路嶮巇相扞終始而以門下衰然人羣亦令蛆語當年半同斯厄此意惟兩人自知而忠之心跡又以不能言不敢言而闇習不暴者多所恃以自見於世乃獨平生兢兢末節或可以信相知然至久而漸湮又時方矜勢能而羞貧賤踽踽之夫無所從訟而當塗顯號豈惟不有莫生且將不有茅生矣而吾丈乃益倜然彊毅返靡

揮戈能自振於末銳登先作者之壇以不朽爲
功業斯意遂竟雖生與共世而不挂牢籠則視
奄奄丘壑之蹤又較然別矣日者令似少君俄
復騰躍接武青雲以觀海內不惟藉藉英聲取
償於長君之悼而令天下知威鳳之產必鷓鴣
夜光之孕必老蚌其爲增輝世德嗣美無競之
緒者不益愉快於鞭後之一看乎不肖若第造
物者既令爲此拘拘而孱劣諸兒終鮮一綫之
望至龍兒困遊京師方懃凝睇近來情悰可知

三 夕漫漫獨何時旦如覩顏披對吾丈何竒
懔人瑤枝景秀通家契誼拊會情均輒裁短啓
顯人馳賀伏希鑒亮不宣

與吳霽寰書

追惟昔者四海風期天涯萍聚廢曹並出郊之
騎綴唵申卜夜之懽豈惟其事已不可再即其
人俱星散天涯回首風烟恍疑異世此意應共
恨之弟初投紱還山良切鼓棹山陰之興而與
兄相望道亦非遙向聞年伯計報擬一趨吊得

乘此握手晤言柰稍濡滯會老母遘疾沈淹越
歲亦懼憫凶哀毀之餘遂曠斯禮迄今寇亂紛
紛益成阻絕瞻戀之情敢後故人每從敝鄉徐
長谷一訊起居而已近見令親家南江先生道
尊翰中有中江遂忘我耶之云一爲隕涕非故
人誠時置我於懷寧復念至於此適南江使便
敢附尺函一布前語南江與兄通家世好及慕
高誼得附葭莩第其令子長成議婚之期勢不
可緩初殉尊意未忍令愛遽過敝地業已僦居

醫都以便相迎而來命欲更卜廣德似非其便
南江屬第轉致左右倘可俯從初議大善如不
得已亦不敢過違第百所規度稍就簡約令其
易從此亦有至情者一僭及之恃兩家知好故
也比時兄當以作送踐玉趾於敝地實奉晤良
緣竊幸竊幸夫以違別餘廿年含意多莫宣展
而乃及他人室家慮以奸媒妁之權又大噉爾

復朱鎮山少宰

惟昔濫迹南宮陪儉俎豆與海內之雋居嘗志

虞友尊賢以明趨舍而從宗伯南野歐老先生
所獲覩於公其儀度之偉辭令之懿所謂目擊
而道存者無何天曹以客部辱公忠竊不自量
以爲得侍同官可幸投分而同官之徒其慕公
而樂相下者皆彬彬質有其文乃椎默無庸如
不肖者初未有紹介先容之階頡頏相高之節
足以自固於門下而公特察於儕類數加存之
若深有槩於平生此其故非鄙之所及知也當
是時聞當道嘗有所擬注於公至勞唇吻猥吐

忠名以自代此一二相知者所與聞而公未嘗
以言於忠乃一念推轂之衷良獨厚矣而忘不
肖之非其質又安知聞者之竟忠亮而不殆於
有求之迹耶其在今日第可還質公一概耳忠
自奉違顏範隨以毋病扶侍南還因遂乞外財
得遐荒比至途半毋病增劇上䟽陳乞投綬迴
車偃卧兵樊躬耕東海餘十五六年曩昔貴游
雲泥迹迥不獨踈庸之性固與世違而遺迹棄
我容有如昔人所云者誠不虞公特厯記注千

里緘辭俄振空谷之音也沉淪之蹤既謝微名
兼昧學術遲齡冉冉日迫窮途計於世已矣所
竊幸者我公方躋鼎鉉樹勲當年上荷主知
下係士望海內駸駸向太平河清可俟儻及扶
杖觀之不啻足也謹書起居無任瞻跂

上荆川先生書

忠自去秋謁拜先生于太倉不值而返留東屬
孫守奉達知徹尊覽矣嗣後遣犬子是驥迎候
毘陵不遇而返聞方攢冊治裝且有尊恙犬子

歸道之即擬鼓棹躬謁一罄訊問之私而以冗
奪少選會敝鄉楊昆南掌科則言先生于仲冬
望後已渡江矣悵望殊深莫能追隨杖履奉賤
江滸大非素心春首忽病肩疽沉淹床褥迄至
于今廼發瘡瘍無慮百十兼患目疾不能出戶
已三月餘忽有來言隼輿已駐維揚而時事未
寧方勞石畫懃宣武畧還賑流移啓處靡遑江
南黎庶二年之間得賴安枕匹夫匹婦知頌功
伐此先生許國之忠素所蘊蓄良不負矣忠竊

聞尊恙久而未平顧益增劇良以過於憂勤而
殉國家之急故爾天啓哲人所係于天下後
世者重甚願倍自珍用其所未盡當以身係
社稷安危達可行而後行之區區一方似非各
賢畢智委身之日也伏枕不能奮飛泝瞻情倍
不覺僭言

復王龍溪先生

伏念先生親承師旨爲儒詰主盟悼道無傳求
友之轍幾遍天下忠每獲從晤遊先生於論學

之暇時及詩歌之道與夫書法之片長授東於
忠者無慮一數牘忠未敢以應也先生幸教之
曰子得無以詞翰小技無關於道不聞孔子之
云游藝耶余方與子游息於斯何莫非學而子
余靳謂何忠益唯然避席而謝曰先生教我教
我然終不敢聞命者蓋先生之所采擷乃忠方
用以爲悔者也忠嘗學藝不成而以無聞老切
自創艾平生虛敝精神曾不若學道而無得猶
不失爲聖人之徒語云藝成而下士於志道據

德依仁未之有獲而獨曰藝云藝云亦足醜也
忠侍先生餘三十年每見先生不絕一切玩好
卽投壺弋射博奕之細或時親之而因以嘗諸
其徒者屢矣此孰非循循善誘示之易從以觀
其志將進而引之於道之心耶忠不敏雅於數
端一無所能而每至先生語學輒欣然嚮之卽
自惟質性所近而於此一事若未敢以終棄者
卽荆川先生亦教督之者屢矣然竟不能廣擇
術之明果必爲之志有所請益於先生者其蔽

有三一曰膠於意見二曰安於蓄疑三曰滯於
俗議而其尤未釋然者見世有能道先王之言
而沂陽明夫子之學以爲吾道固是而竟其所
就不入於空踈則流於狂肆又或標其名而背
其實者不爲無人則鄉黨自好者宜羞稱之而
忠自年未四十能超出三蔽之關卓然不爲俗
學阻喪者未辦是心也因遂漸染世好或以平
生精力用於所不足爲徃徃而有至自信不惑
以爲安身立命之原亦惟務遂遂獨行守狷焉

之志求爲鄉閭寡過之人不啻足矣而於大人
體用一原萬物同體之實學闕然不講若抱希
世之珍而捐諸途俚俚乎求於幽室忠之所用
爲悔者此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衛武公年
踰九十尚求箴警於國中區區之心夕惕不寤
竊欲效是故不敢以平生之既誤者技若屠龍
喜同見獵自獻於長者之側也先生向遺忠書
有曰此是足下一大轉身之機又知先生於忠
加念尤切第昔人云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
施之忠聞道不早又不勝其速化之心亦欲先
生開示方便不惜凌節而施俾忠猶及餘生竊
其緒論以自淑不勝幸甚而於俗議之消令學
道不若好藝之薦者由今而後其庶免矣若夫
意見蓄疑之未敢以質者竊欲更僕悉之於前
不敢隱也先生其何以振教之使行先此奉復
餘容次第披臆伏惟慈鑒不宣

答張浮峯書

戊戌追隨 廷對從羣聚間偶窺吾夫一節爲

之曩然於中誠有合者而區區之情時或未悉
於高明即吾丈亦竟未嘗不肖何如人也無何
乞南遠去迹閤飛沉遂無復望見顏色已乃聞
吾丈道術淵源日益光顯爲學士宗惜不及負
友門墻以酬景附不肖顛蒙素乏善基任質師
心常自念平生庶期無擯於君子而此意隱默
孰與照原比從郎署再䟽陳乞投紱還山閉關
循省先後廿年日滋固陋晚乃間從海內一二
名碩側聞緒論以藉師承而志所願好又或支

離於佔畢玩弄於辭章率敝精神罔窺性命漸
迫衰遲疇昔無窮之心已矣已矣近從令親家
龍溪先生語及心事戲歎感慨悵然以悲茲又
仰承吾丈雲翰選頌道離合之蹤惜流光之邁
惓惓引翼情溢於辭誦之感悚其語學脩樹立
云云即賢達若吾丈猶然用以爲歉而况淪渺
陳人孟浪浮生者尚何比數耶春間令姪過敝
邑卒然旅覲信名族之英令親魏子雖抱末藝
而來其人宛有士概又皆吾丈道德漸漬而里

俗多賢之徵魏子別歸敬附起居并申謝臆龍
溪先生秋間有過雲間之約倘道駕能乘興與
偕士望之一快也

與唐一菴書

忠伏海濱夙欽道範裹糧負笈百里非遙正惟
擗芳素乏善基不敢望見顏色昔從荆川師及
郡大夫臧堯山敞同年吳霽寰毛鹿門諸人傳
示規誨竊被餘輝未緣覲止尚負懸衷日者蒙
不鄙夷恍辱瑤函兼之寵貺知公雅素以此先

人者蓋稀濶矣至垂金石之篇猥及芻蕘之採
益占誘進感戢彌深忠斂衽莊誦徙切嚮欽顧
瓦礫弁玕殊慚仰贊方將圖之而病疽病日日
親藥物謝去筆硯久之因稽請教并竿牘之禮
亦竟闕然公倘未鑒斯故不謂僕誠妄人耶悚
憤悚憤潘大夫還聊附鄙私先代荆請卽旬月
間賤恙少瘳得勉撰數語就正高明以終初命
不敢論于工拙也

與唐禮部凝菴

不奉光儀者數年矣豈勝馳注昨歲忽聞高捷
不勝欣忭蓋以吾丈雋才異倫自當穎脫而倍
憶我先師以名世之才天人之學不盡究用益
弘積慶之源而濬發於吾丈縉紳交慶實百代
斯文之景運也是時聞且與吉士之選得讀書
中秘而日者始知榮擢儀部昨因陸平老行偶
與論及意當聚首一堂矣近會鳳阿姜先生乃
知陳乞家食以養譽望者復已踰年山人索居
寡聞傳疑之訛一至於此媿如之何坐是久失
奉賀至以二三百里而遙隔歲不能一通音耗
罪已罪已僕衰謝之蹤終老無聞浮生可嘆因
思我先師學緯國華道宗來雋而溘殞蚤歲不
令犬馬餘齡終藉陶鑄以出門墻豈家學淵源
幸附私淑者將復於足下有快覩耶願共勗之
以慰顛望鬱滯滿懷安得執手班荆一悉於足
下恨之恨之

復洪靜菴書

曩寓京師會吾丈以南戶部郎奏績入都一奉

顏範念今士大夫能獨持耿介毅然嚮道不惑
如吾丈者誠得一數輩表正縉紳間以扶宇宙
之正氣即天下治矣而第實顓蒙寡識自顧無
竒不即自振於齒力未衰時以成取友尊賢之
業所遇海內之雋猶或謬矜其愚有欲引而進
之於道者亦徃徃自捐忘歲月之易邁前書爲
吾丈陳之者直是肝膈悔悼真切之衷匪佞匪
佞來教云云亦自信株守硜硜與吾丈所在卓
蹠以弘善世及人之澤者平生實未體驗到此

徒知視投綬如弁髦以厄窮爲獨善正如鷲斯
分止槍榆而不知世有橫天之翼也吾丈其謂
忠何聞道旆指嘉禾即擬趨侍一傾積愫意且
決矣而盛伴來言是日仙舟當發約會姑蘇姑
蘇從敝地泛泖而北不二日可至第泖行之險
僕昔嘗之猶爲廩廩故不敢偕盛伴行而從他
道紆迴又不相及是以踟躕中止誠切瞻馳人
生會晤之緣良不易偶也吾丈斯行便當正色
立朝以熙宏業人言今方朝政清明君子嚮用

斯賢達立功之秋草間之人誠不知其果否而
所願頌於吾丈者實惓惓也辱貺腆儀附以新
刻見教種種具佳筆硯久荒慙莫請益至徵及
壘漫之技倆謂有可錄者則多媿矣外附菲儀
殊慚報玖幸叱入之

與郡大夫論許一菴何麟窩祠鄉賢書

忠聞崇德象賢先王之盛典榮死者於前勸生
者於後所以礪世風使民德歸厚也故功宗之
記法所當祭國有常經而無文之秩以待夫不

應於法而以義起者於是有鄉先生歿而祭於
社之文若曰一鄉一國之善士云則今天下郡
縣鄉賢祠之設是也夫以一時俎豆餘榮身後
禮文之末要非修己者所覲至於師牧之責以
臨民上崇獎俗化之機端係乎此而非所以取
具靡文者先儒有云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
亡者猶表其間况存者乎此言周道所以興也
何則俗化之本容與推移民愚罔知從上攸好
彼覩夫行泯而名湮生無益於不朽而治缺於

遠遺欲驅而之善在中才未有能振者也忠仰
景前脩弗敢邀引竊聞鄉先進原任湖廣僉事
致仕一菴許公原任涇陽分教致仕麟窩何公
之行無論其他即卓然耿介不污脩於家者童
而習焉要之白首如諸生所載列去今逾數十
年令譽章灼直道而行之人心固在也第以官
秩罔顯後嗣式微久曠祀典時論慨之邇者督
學翠巖黃先生采自輿論檄刊附祠鄉賢此翠
巖先生善政之可紀者會郡大夫劉沂東奏績

北上貳郡王翦亭署事未幾尋亦迫於入覲以
故文移在案未即舉行茲者伏遇先生蒞政來
寅恭秉素百務咸熙尤注念於表率風化以先
治本此誠千載一時也忠踈庸自廢分甘猷畝
事關政體不敢出位有言顧犬馬之私樂觀化
成以效芻蕘者惟此不蔽所知或可徵信輿論
先生倘原其僭而存之以備詢訪如其不誣乞
乘此維新之會速賜舉行發揮潛德之光無令
終泯以成翠巖先生之志而竟沂東翦亭二先

生所欲爲則大善矣故輒喜而贊之勿罪其僭
與張雙鶴論王戴兩家解仇

吾松禮教醇俗二百年來爲東南首稱至如白
谷王先生雲溪戴先生者雅以行誼稱於鄉偶
因細事釁起昨隸忤此兩賢且不當深辨其是
否以滋好事者之議也顧吾黨薦紳義關一體
比諸鄉鄰有鬪似不同情故昨於尊召不敢爲
閉戶計遂扶策以從及既至不知諸公已有定
論輒進迂說無當事情然僕與二公交等耳豈

敢妄有嚮背以徼居間之權顧以理而言吾輩
所當爲惟此而賢如二公責以行古之道謂其
必能故不忍杜口齟舌愬然視之以成其僭爾
夫今兩家之爭不已必假決平於有司如稍有
軒輊又不相下是兩家之仇終不可解而以吾
士大夫之體猥聽於吏議此非所以訓也故鄙
意欲強二公所難首屈雲溪步履率子弟之賢
者爲古肉胆負荆之事令曉然於途人而薄責
子弟於白谷所用償疇昔衣冠之辱然後再拜

謝過而白谷亦造雲溪謝失言之咎而後兩家之客各屬觴起爲壽則其氣自平而於二公皆盛德事也籍令聞之有司必嘆服不遑安所污其文墨至所爭尺寸於得失尤微讓之可也割之可也如間田棄之可也豈必較勝負於影繳鼓唇吻於胥靡而遺其大者哉昔漢魏其灌夫皆大吏也郄起請田以至禍延家世誠不忍其恚而庶藺相屈呂范解仇古今交賢之二者是

非執事所悉也倘遂以余言轉聞兩家於風俗之關不細如何如何

與周觀所書

忠從縉紳間聞稱當世有道術者則知景慕公而蹤跡紆阻不獲早投義分以承教益尋以親故自甘樗朽解組還山會公按節江南臨貺敝境一時安攘大計弘濟艱難厚澤弘施貽爲永賴此忠平生快覩自忘其陋而願爲執鞭者也公亦以道誼相知繆加引汲數勲惠顧時采芻蕘至箋疏上陳誤叱忠名雖捐棄餘生志無妄

觀而辱公甄錄德厚若斯人生有情敢忘知己
再逾年公且奉勅督學江介使節重臨不振
皇風文教翕習忠益躡躍願觀之會校士方嚴
不敢通謁而豚兒是驥頑蒙初學伏荷兼收及
小价領台諭回又知舍姪是騏亦以生故意良
屬之並署黌校此兩端者不啻雨露之施於物
自本達枝而餘潤波流沾濡淪洽何公之愛人
無已如此也銘刻銘刻昨忽聞尊堂太夫人之
訃義合束芻絮酒躬奠几筵適病臥未能越疆
愆也

復邑侯周三泉先生因叙別

足下亶哲韞英雅志聖學蒞邑以來數就余有
所論難而間徵以師說則三五劉先生與念菴
羅先生實同里閭此足下師友淵源所自也足
下嘗與二先生論學甚悉因屬余一言以附交
警之義余未有以應也茲當遠離余惟所以辱

雅素於足下於別宜有贈敢終默焉已乎因取
二先生之言而卒業焉其畧念菴嘉足下有驅
俗闢塵之志而深味乎洗刷一語以爲作聖之
階三五就足下淡泊寧靜之言欲進以精一執
中之旨皆格論也余竊謂驅俗闢塵云者是閑
其外至以養其中澹泊寧靜云者是固其內守
以應乎外其語內外猶二也豈二先生之言偶
詳於詢問所及而未槩乎聖學之全歟聖人之
學語內而未始遺外語外而未始遺內故曰無

內外無將逝曰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蓋不
必於驅俗闢塵而令塵俗之莫吾累不專於澹
泊寧靜而求動靜皆歸於定焉如是而已矣佛
氏務根塵是滅而莊老之教歸於清淨無爲然
卒以弊者由中有意必岐內外物我二之而不
可與適道也若夫士志乎聖道將以經世酬物
而規規焉憂外誘之吾擾務獨行自縈以爲高
安在其經世酬物也且應感之故日交於前如
影迹之不可惡而逃之而以人心之靈置於空

虛無用之地如稿木死灰然此不可明也如必
塵俗之遺然後從事於內以求所謂澹泊寧靜
者其存幾何此先儒論學欲即人情事變求之
又曰舍人情事變則無事矣余嘗佩誦斯言而
未知所以用力也日蒙足下屬余書敬義夾持
字揭諸聽治之堂余乃恍然悟曰足下於趨道
益深矣夫敬義夾持昉於晦翁答張子敬夫書
謂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交養互發
功乃罔遺故敬義夾持不容間斷斯言也於發

前聖之蘊以明體用合一之學精矣足下特表
而出之日警心目此其意誠不忘典學於應酬
倥偬之時而隨事觀理莫非身心之實益其視
昔驅俗闢塵澹泊寧靜云者豈足下於二先生
之指篤信力行而別有懸悟者耶余復何以贊
之足下治吾邑卓有殊蹟邁古循良要爲學術
之餘於吏也而余姑就夫嘗所辱命足下者繹
而復之以相規警不識有當乎足下否也夫念
菴先生往矣直不令與聞之而三五先生固存

願因足下而有質也

徐覺菴書

昨盛忤自留都還獲奉瑤函之辱重以腆貺之
遺感甚感甚念忠樗散無庸久投荒野自分與
天上故人永隔飛沉因積歲乏竿牘之通乃不
意蹉然之音迹至空谷安取而得此於足下古
人有云昔我同心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
棄我如遺迹斯言之慨古今共之因令賢達無
彈冠之慶而窮交多按劍之疑以方公心何啻

千里顛慙謗劣才乏通方志違膺壯平生株守
僅寡鄉曲之尤或見察於君子而識慙坎蛙量
盈鷄鼠聲名文物不覩有年俄承部檄被以一
命自知伎倆裁割無能即勉搢衣冠稍從事於
交際已如越人之蒙章甫動多拘攣而况服官
常操簿牒能自鞭策以求寡過於群居文法之
所其將能乎兢惕劬劬恐負知己用是逡巡未
能自計邇承教督以遄赴嚴程仰知至情已稍
戒行李忽懼小婿之變弱息無依私情繾綣益

復惘然欲稍處分未能即奉簡書之義所賴憑
限稍緩當不至違誤以塵公憂謹書報謝伏惟
亮之

與耿楚侗書

伏遇明公以天挺之豪日新聖學風勵士類薦
紳文學投綬景從蓋吾東吳文教自吳公言偃
得聖人之緒爲百世師而煥焉中興闡揚光顯
者實於明公望之也某自巖居入督子弟出集
友朋未嘗不誦說斯義私淑休風而聞高情垂

注不果擯遺亦徃徃傳之同好迨昨歲一奉台
光嘿而未有以請也乃神領獨至豈古所謂目
擊道存者非耶邇蒙校士海邦夫子是龍仰荷
優錄進之門墻所領規誨又出藝文而上其於
受賜誠不獨爲進取之階感戢感戢茲輒有啟
者忠幼第縣學生員如爵先君皆棄時方在襁
褁先君嘗命忠以教養之責至其脩行苦學不
惟舉族昆弟視以爲程實通邑士人所共知也
柰齒漸就長坎壈無成昨與案試偶病作失指

不沐見收僕懷無任耿耿雖知憲臺至公不敢
輒以私瀆顧於公側且係親季而忍不以鳴將
安所罄之計今尚有遺材一綫欲令挾策而從
倘按節所臨得容與試視其藝業若猶可教幸
賜收錄以希進步實忠所以愛切友于而上藉
寵靈以報命先君者也幸惟矜其罪而加察焉

與王少月民部書

憶別芝標忽逾五稔瞻汗爲懃令岳力菴公借
重來丞吾郡載見載道足下叱名不肖意頗慙

樗朽再籍明時如鷄鼠飲河分涯已竭進止久
速之義容就高明質之自秦入浙涉河渡江歷
嶮巖而知世路之難吊遺墟而興千古之慨感
寓欣戚豈異人情至如尊諭以晤遊攬結之餘
或有助於山川之勝則惡敢云近讀公教片辭
中的日詣淵微前書定品定論之評當有獨觀
其深者日隣遲暮後會難期顧安從一參論議
之末可以相司而無憾乎感侔北上聊附尺函
奉復以謝高誼幼還羈冗據案倉皇未遑詳慎

伏惟亮之

與陸五臺書

昨歲從關中還深欲一奉晤教而冗迫不及既入省廨擬特遣役馳候門下則初至碌碌漸抵歲暮而當途者不量衰遲疲於奔走會方議以齋表之後相加意况殊惡遂曠於禮適因王龍溪相顧附書起居不知於何時得仰徹也茲既竣事北還袍痾殊劇業已上疏乞歸為九峰終老之計趨侍几杖當有日矣蓋僕昨出山時曾

一取決於公正恐鄙庸故吾有不宜於世者公不少露幾微而及出見耳目非是尋已悔之忽忽二載以至於今信山林骨相無補明時獨堪為知己者搔腕一道耳近奉部行勘合有需賢之舉當道下之諸司人心多屬公者恐僕當還山公復冲舉終阻會晤之緣如何如何先此謝辭空惚不悉

與陸少宰平泉書

弟自吳門解維行次潤州計洛藩之補命下

兩月而部牒未至相遲久之恐其逕往楚中而士夫有言兩司事體有不待憑至可蒞任者然於第廢棄之蹤禮進之義不當如是是以需選遲報不得不徐徐云爾今已過發計次月初可至河南境上遲齡非棄符之年懶性多忤俗之狀辱公介念聊以相聞令姪虛谷尊舅昨遇姑蘇適值冗次相失不及追從殊歎殊歎聞公尚未出省視事陳乞之意已亟倘不得已當視體中果安與否以爲尊裁若不肖者則方眩自計

語至公大出處益惘然也

與何大壑書

踰年之間造物者既收吾兒尋聞令愛之變而未幾殃及慈親哀號籲天五內摧裂天禍孤罪一至於此恨不即死復何意人間遠承注念慰諭綢繆旬月三至每接尊翰百念俱集祇益悲酸大疏果遂所請仰欽高致益復曼然弟初此舉實爲老親危疾恐旦暮棄孤莫報終天情非獲已視兄超然閑覽脫屣聲利卓越恒調尤世

所難不謂出處之蹤終始同心偶復相類也日
者海隅遭警寧處靡遑未知稅駕兄海上舊居
亦爲倭奴往來傳舍半成劫灰可恨可恨在京
遇諸當道時望疇咨石畫以期殄殲庶有返其
室廬之望爾

與陳雨泉書

自吾兄過敝郡一覩顏色忽復相違咫尺吳門
不果乘輿以奉晤遊似非與吾丈一時共投珪
組汗漫相期之本指也別來聞譽望日崇著述

益富新正擬叩精廬縱窺藝苑因得相索觀梅
西嶺揚舲震澤以慰素心敢因吳山人先之兄
能爲弟一下榻乎五湖年兄別來舊疾得無少
瘥至當相期造訪以追三笑之蹤成十日之飲
况豈有意乎吳山人工詩爲吳川樓徐龍灣諸
君雅重吾丈倘拉貴境同志相與唱酬以傳好
事誠大雅之一振也

與俞是堂書

忠巖居浪迹曾再過錫山跂望賢廬嘗擬叩閣

一覲光儀窺著述之閱覽名園之勝而皆以事
趣歸未果斯願犬子從外家還脩道猶蒙記存
顧犬子踈頑不知其執禮長者之側當作何狀
幸教進之茲因吳山人海門至貴地希謁門下
屬弟先容山人善詩理以吳川樓書來訪忽漫
別去莫能留之豈其蘊抱固竒必遇知音乃盡
宣泄也大集久出未得領教爲歎向見友朋中
傳至喬三石年兄著撰多吾丈訂讐竟已梓行
否昨耿學院携其全稿至錫想曾就質吾丈貴
邑新刻羅念菴集倘可爲弟覓寄一冊何如千
里命駕披對有時不盡

與王仲山書

昔年晉拜會吾丈方精脩戒語不得一申積抱
以爲大歎別來聞道履冲和日萃休祉而時從
相知間驚覩墨妙更鉅麗閱肆乃知強弩力王
神氣之符而平生玄學之助也况今似危科顛
發籍譽荀陳吾丈所以鞭其後者視攝生家專
以御氣葆真厚諸其躬者又大徑庭矣律羨律

羨弟巖居餘十年來日成離索蒲柳易衰百念
成燼與吾丈久不相聞餘生無可指狀吾丈亦
能垂情及茲否曩兩留縑素奉瀆詞繪二妙以
爲世珍計不可得偶憶尊教云有王遵巖贈弟
詩扇久客記室欲檢擲不果茲因吳山人海門
入謁附書奉領倘可遂因山人返乎相去二三
百里而遙感舊興思忽如異世後會未期寶界
靈峰飡霞長鶩仰睇高蹤如在霄漢也吳山人
雅善詩歌四明之雋試與進一談當有助於寥

廓之思幸弗格於閹人是望

復宋中丞陽山公書

伏承隼旗蒞只開府東南江介戢寧島夷獻馘
拊循之績嗣美甘棠澤藪遺黎竊均衣被客歲
恭遇行部郡中得從縉紳之列入覩輝光俛仰
形神依然可想第樗朽之蹤巖臥來久日與樵
人儉父爲徒至攝衣冠肅長者便踈禮法以辱
貺臨無惑乎顏闔媿見魯使而子產幾失之然
明公嘗用爲鞅然也違別經年無足齒狀日從

山中取公前後大刻詩篇往復涵泳以擬心神
不敢以無聞而忘規警野人素業獨此而已恭
聞晉陟台階士民抃會未由蒲伏入賀鈞臺辱
禮幣先之兼承鼎翰悚反倍增犬子入都當必
趨謁函丈不避冒昧謹書起居以甲報謝

寄大司成同麓余公書

如忠東海鄙人也平生寤寐時哲即無埃接軫
而游班荆而語如閣下命世特達卓然人羣之
譽其爲私心嚮慕非一日矣嘗憶承乏浙藩雖

門墻在望爾時抱痾持牘鞅掌風塵未幾得告
而去卒無由一覲神宇以爲闕然此來越在田
野自分淪廢之踪與世踈濶不敢以區區聞問
末禮脩誠所尊不勝嚮往閣下體道服義斯誠
有年會方柄化賢關教養多士即其廣厲指發
咸得所開益以觀厥成將有大禪 聖世文明
之治者竊倚杖埃之日者猶子是鯤卒業南雍
日親陶鑄荷曲成之德加於疇伍近傳講業之
餘數蒙齒及卑末蓋太丘道廣未遺寥廓之懷

而聲流空谷則已聞楚然而喜矣敢因便翼僭
布下私爲猶子申謝極知僭冒終踰分涯不
惶悚

與陳文峰中丞書

曩年隼旟行部威宣惠流利澤百年口碑在道
至如不肖忠者海濱鄙人安所比數而荷公特
察於儕類中道誼情深載懃推轂於不肖亦既
遇矣乃出而再不售者臺下得無日以燕石而
誤蒙葆笥之懃耶媿甚媿甚都門褰首再承燕

私浙省過從遽成遠別不自意潦倒情蹤計安
丘壑遂與我公終始睽携且不識公之入柄樞
衡可幸旦暮令寓內益覃休澤潤及枯鱗否也
茲因郡大夫王懋軒以內艱還蜀取道荆衡天
末雲烟有懷知己敢脩尺牘遙奉起居王大夫
縉紳高品蜀產名流遺愛在松去思籍籍異時
者如崇之俎豆則公爲南面大夫亦當在四配
之科今且憫然哀疚萬里驅馳時例方嚴甚艱
行旅惟公憐才好士素篤由衷而區區之私仰

巧彌切又恃見知不能槭默倘乞鈞威導之檄
羽俾得江舸安流長途無恐又公懷我遺黎及
其父母之弘造也

復徐龍灣書

瀕海陳人無聞終老計與足下別且有間又隔
千里豈意寂寞之濱忽承芳訊重以腆儀感悚
交集足下之才之美古人與稽而方馳海內之
邀心搜幽人之逸跡所爲獨亢詞宗士不虛附
者良有以也緬惟禮曹同事之雅小齋握手之

驩未嘗不神越左右庶復遇之近會貴鄉錢掌
教道隼旗將指雲間當令泖峰增色而竟不果
約惆悵何如獨近得青羅館集時一披誦聊慰
欣賞而已所命諸額懼堊曼無竒莫自効於左
右柰何柰何先此附謝尚容圖之

與張三峰方伯書

忠生瀕海去公井邑不百里而遙又碩德高名
籍籍人口其於嚮慕之私非一日矣浪迹三十
餘年所至輒自効罷會公方經營四方吏道相

左無緣一覲耿光北自歸田遂與當世英賢益
復踈逖恭惟隼旟南指暨借名藩湖山勝遊公
餘攬擷於文章之助爲多忠追惟舊蹤政如望
塵而媿前驅方辟易不暇敢覬高賢之逸迹乎
茲以犬子援例事當叩鈞臺諸凡仰祈一軫鄉
誼曲賜照拂感荷不勝

楊夢山中丞書

忠嘗側聞長者之風願竊景範久矣卽毘陵士
大夫之賢者頌公神明之理著於爲邑時猶耿

耿識之且無論所在揮霍敷歷中外章灼似今
也忠昨啣命關中備員司臬出都時則薦紳交
慶知得公以爲依歸曰是能主盟斯文憐才下
士不以片長見遺子往有遇必矣詎意祇奉嚴
程稍緩驅策而隼旟遄駕已入晉陽獨口碑在
道及諸僚案章縫之徒藉藉焉誦義不倦忠益
私心嚮慕媿無緣侍几杖持吏牒以趨下風也
寥寥短什以附諸寮之末辱公手勲裁荅大篇
書筴重以縑遺皆踰涯分又恍然服公高誼知

昔者所聞之不虛也奔走長途久乏鴻便因後
謝音不勝瞻注茲適抵舍勉負遇有北來便使
敬布短函少申銘刻瓊瑤之報在所尊亦不敢
仰瀆惟垂慈鑒之

復張崱峽中丞書

如忠謫劣無倫其於生平寤寐當世賢豪未嘗
敢後如公大雅碩望曼然絕羣每從縉紳間逖
聽微音或因片牘之傳幸窺撰著即無埃把握
慙慙之懽而景附聲依良有日矣都門逆旅偶

因邂逅得邇手儀竊念疇昔之所神往願交而
格於迹之不相及者幸快萍逢此慈明得御之
秋中郎倒屣之日也而額額風塵倉皇相向竟
無從一寫款誠旋各舍去公其謂不肖何嗣後
投効長往分與世踈而公寥廓之懷猶然記注
於菲末比奉鼎劄委曲諄純缺然循省感忤交
深恭惟公峻陟端揆保釐南服二十年公輔之
望少慰蒼生而此方凋竭實厯神理令草澤餘
年優游太平之樂幸甚幸甚皖城事竣顛望旌

摩東指伏瞻道左以展惓惓契濶下私日企之也豎兒是龍幸沐玄風佇聆聲教曩隨按院吳門以病不及旅進輒蒙品藻榮踰分涯賢公子玉質芝標淵源家範當益崢嶸未獲覩瞻爲歎程朱繹旨不肖爲諸生時嘗竊討研以湏就正其於揣摩褊陋之識未足以當公之一呖也承索聊以應命幸裁教之賢即過庭之餘願併以相質

寄吳寤齋書

曩歲僕之再出殊爲孟浪益不量三世之無意樗朽而栖栖欲售於時與新進相徵逐此達者之所耻也故即決意長往甘老深山至於公之碩望倚重朝野自不能爲俗所抑故暫安其位而睇觀雅志於榮進亦似甚慵相知中有洞悉之者乃今時事遷易是非毀譽則有大謬不然何哉公第安之古人以浮生爲逆旅窮達爲適遭此不肖用以自慰者敢爲門下効之亦知昭曠高懷當無待區區裨益也邇來散鄉風俗大壞

士氣寢微非復疇昔公蒞地方時景象耕鑿之
餘日期寡過獨堪離索已矣已矣因舍親董元
定感造就之恩顙人遠候爲附一函以道夙昔
惟道履幸甚無恙區區鄙私猶欲與公汗漫期
於九陔之外以畢平生衰齡倘堪驅策一果天
台鴈蕩之遊則披對清風當有日也不識天假
斯緣否

再復吳寤齋書

曩聞隼旟過郡隨覓仙舟所在言多二三竟杳

蹤跡及至扶策遄往必一瞻承而舟發已二日
矣愴恍何如公之德愛久係去思此邦之人方
培植甘棠以需舍芟而以形跡小嫌遺彼赤子
虛相知引望之懃宜有餘懷以懃雲翰因憶不
肖昔未浙遊時頗嘗間歲一鼓西湖之棹而自
浙遊投劾之後此興便已索莫恐舊識物色以
煩應酬矧吾松地褊而郡人念公三載深厚之
澤方切去思則公此來之欲泯其迹者當萬之
於不肖矣呵呵忠沉臥深山日隣遲暮惟是五

嶽漫遊之興平生未償竊欲躡屩潛行一訪鴈
蕩天台之勝此於方外之遊因得復瞻懿範則
不敢以混迹朝市爲嫌然不識能果否也張山
人來幸奉瑤函極知軫念感戢不勝山人以公
及所厚敝同年侯二谷書來無能爲相重惶悚
殊深因其還敢附起居不勝翫縷伏希加念焉
幸甚

慰唐次梁書

夜來災及賢廬里中驚悼僕切隣比尤倍恒情

念公賢達固窮兢兢晚節宜爲造物加矜而乃
有此謂天道何頃奉謁聊相慰藉見圖書盈几
多昔從宦所海內諸名公贈言探自烈燄犁然
具存公且云某平生家無羨貲所寶獨此急則
計負而走尔余益服公高義誠重相知與世之
寶金玉者用心大小其何如矣承教謹復一布
眷然之悰餘容面盡

與陸平泉書

昨者遠蒙使臨忠適以婦翁殯事過山庄失拜

翰貺比歸始獲覩之極知罪歎盛儀業已賜及
度無所歸因權拜命顧衰遲誤蒙掄齒豈敢當
賀於親知故一無所受而在吾夫又未敢以例
辭因匆匆久稽脩謝媿如之何尊翰辱教督以
遄發而友朋從留都來者必聞記注之懃忠之
心曲吾夫所洞察區區出處之致非吾夫又誰
質之蓋忠自廢棄十五六年來分安樗朽不敢
以再進之幸必之於時有所希冀而世或未忘
偶畀一命之寄於分溢矣顧衰備之久沈病相

仍復多豚犬之累近遭顧婚天亡弱息無依未
遑寧處凡此所遭信命之薄以致進退逡巡不
能自決且頽曠之蹤久踈文法雖拱揖拜起之
儀動多拘攣有不宜於俗者而况服官常操簿
牒以承迎大吏之側欲無獲戾其將能乎凡此
幸吾夫虛心原照而裁教之使弟得仰附名德
不失其故步實大願也近聞陳乞大踈當事者
閣不題覆蓋在尊官清局近地賢關固鉅人碩
望所宜暨養經綸造就人才以弘德業之階也

南來相接者或言尊顏視昔稍減實切懸懸要
是思歸一念屢疏不遂抑鬱無聊而然然業無
如何盍姑盡祛此抱以廣心志而迓天和進退
出處之權握之自我又何以介介爲也至禱至
禱

寄陸宗伯途中

榮行倥偬不能毫髮一展鄙私遲景多懷彌深
瞻戀明公茲出當遂大展經綸以光德業吾道
伸矣芻蕘所未効者念惟時事危疑人情叵測

倚公調劑其間平生學力舍此無可施者此中
神用固非不肖所敢仰窺而竊見近來諸老非
盡無耿耿志於立業之心第資稟稍偏圭角一
露其於酬世宰物究所施爲便失之千里而名
爲任事者或輒引狄梁公以自附雖時未之許
顧以理而言假令將來國事人情其流視今甚
者則有狄梁公之志而用其長以濟之卽聖賢
不易也宋儒謂蘇子瞻能短王荆公而不與子
瞻之果不爲荆公至誦程明道先生之言曰青

苗之禍皆吾黨激成之耳時甚躓之然則士君子處世之權輿可知而彼曲士獨以緣飾其陋故去之千里公廿年之養矚然在人望崇而位愈極世方偉視之矣此行或稍見機微令賢不肖各得其所即非所以用其潛消默運之神而永底格心康世之績者僕所謂有梁公之志而用其長之日也骨肉至情臨歧懇悃不知是否幸台亮之

復三泉吏部書

僕巖栖廿載自愧無庸不復求齒於世山木以不材壽區區私願實竊似之不意當途軫念淪棄謬辱披掄載濫國恩承乏楚臬一時交知必且以爲廢材復起晚節驅策或有可觀而不知老馬長途已非其任操鉛再割伎倆何能因億門下以膺仕之年載試劇邑而當時遊刃餘地逸足絕塵其所振刷即已偉然信英賢之建樹非衰遲所敢庶幾也瑤函遠貽計自七月念有七日其去僕除補命下甫三日耳蓋門下

垂注之切誨諭之勤其急於不肖可想也至謂
揖讓儀節切中鄙人之病蓋僕久臥丘樊漸踈
文法兼以孱軀自恕苦於作勞磬折爲容力每
弗逮而心實自謂良已勤禮非敢毫髮漫漶自
底玩世之臯如公心神雅契脫畧於形骸之外
者知能貸咎其在他人果孰亮之况有秦越異
視任其漸惡膏肓而不加砭劑者又孰從而詔
之哉頽齡劣狀將復勉出從人可指之疵宜不
止此倘有善蒙相示過蒙相規者不惜特振也

之以無忘道義之素感當何如感當何如

復周柳塘書

巖居再辱來教雖從一時諸生咨問之言然開
示詳明傍引曲証要歸於易簡忠也衰憊無庸
未嘗問學得與聞此亦爲頓開茅蔀矧諸生之
雋者乎第語中有未盡釋然者不敢蓄而不道
以負高義且執事銳志聖學方相切劘期以共
明斯道以惠來學此其秉心之公虛己之量必
不果持獨是之見以標門戶爲名高即芻蕘可

以自獻也敢疏別其說試商確之一來教述丁
學博云昨日王龍溪在此曾云士人且將舉業
丟下一二年先去理會身心之學却好執事以
爲此是龍溪因病立方聖人教人只一事初無
舉業聖學之殊若使習舉業者能將聖賢言語
一一反身體驗則舉業即聖學也其言似已忠
竊以爲龍溪之言爲看舉業太輕而執事之言
又看舉業太重遂略相忤不知舉業一節實國
朝制義而父兄師友所以訓其子弟者孰能廢

之假如鄉舉里選之法雖取以德行道藝然其
自間胥族師以至升諸司徒詔廢置于太宰其
間節目繁多容亦不無去取榮辱之係如今科
舉差次得失之迹也又如秦人以律令教士令
以吏爲師士生其時苟不爲沮溺避世之徒舍
是無由仕以行其志者况 國家設科取士原
責以明經通達世務以施于用豈意其將剽竊
辭章獵取青紫以自壞之故晦翁嘗言舉業壞
了多少人夫不罪之人而罪之舉業可慨也已

今之學者誠能于務舉業時知去明理義淑身心就中領悟聖學之緒則舉業自做學問自明不相悖也又何必棄彼而就此哉至如來論曰如此則舉業即聖學如彼則聖學即俗學斯言於理良近而辭若有未融何則舉業聖學此不可對舉而言理學是千聖道統真脉舉業只是一事舉業但可對做官治生用兵百工技藝等事說而學問乃總主張之使諸所爲事事合于道者雖不相離而實不相雜故舉業得學問以

張主之則身雖做舉業事而志未嘗不在聖學便曉得從估畢行墨之外別求其至者餘可類推矣故言舉業不妨做學問則可若言舉業即學問似少失賓主故程子云學者一月之中即將十日幹舉業餘日即可爲學此其甚不得已之言亦可以見舉業聖學之實爲兩事矣象山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全以舉業相証不過因人易曉者以誘進之非故合兩事爲一近來前輩乃有爲二業合一論者則贅矣學者自斥異端

之外於尊德性道問學處紛紛尚費辭說而又將舉業混入其辨何時已耶竊意今之設教者且須將舉業聚集來學卽其常所講解者先令暢然通曉待其餘力疑問從聰明特異有善根者因文解義引而進之於道以免驟聞之駭而潛移其故習使知尋向一邊庶幾聖學可明而有得于先儒以舉業教人之微意矣如何如何一來論云仁者之壽不必壽考卽聖人至今不死便是此言見得一死生齊壽天處甚高陽明

先生亦云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存焉雖不如此章而發亦足以相証矣然僕意尚疑此乃是推廣言外說仁者壽第二義而於孔子說仁壽本指似少差也大凡君子道其常而已矣仁者之壽孔子蓋道其常如中庸言舜大德必壽君奭言天壽平格無逸言三宗壽考皆是實事道其常也至如回之夭蹶之壽乃值其變爾常者理也而變者氣數之適然然雖曰變亦是宇宙間時有者故變亦常也且如天道福善禍淫而

單豹以終身行義死于虎其爲福耶禍耶此可以通於壽夭之說矣蓋聖人所知者壽夭不貳而已而他無庸心宜壽而不壽聖賢所不諱也孔子於回曰不幸短命死矣所謂不幸者非氣數之適然耶而未聞強以死爲不死也至尊教謂顏子過一日便頂得別人數十年此言甚快可爲世人膠膠擾擾枉過一生者深省至曰今日一時聚會精神意氣若不間云云未敢信也執事又引袁府尊云松江風俗太奢似不可長

而責吾輩以崇朴雅挽浮靡爲衆庶倡斯言甚善卽亦時政所急也乃鄙意竊謂俗化之原自上移易民愚罔知此不可以空言說而吾黨不腆之望又安取表正於鄉而敢聞命也古稱循良長吏率先仁儉以臨其民故以令則易從以禁則易止彼賢士大夫第樂贊而奉行者爾矣詩曰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夫詩稱君子非卽今紳絢之士其所則而效者耶而示民不怵實在公等足下未之思耶且松俗之敝非自昔

固然一切往來燕遺之侈靡乃至今而始甚足
下覩末而遺其本泥沙世之溷迹而不察其大
繆不然之本情亦惑矣鄙見如斯願遂轉而聞
之袁公祖倘令深究化原而毅然爲移風易俗
之政以固松民之元氣吾黨倚杖而觀之矣

寄楊鹽城羅山書

明公文治施於吾邑甫及期而以憂告捐吾士
民去不惟一時銳然雅志未竟弘猷即吾士紳
眷焉借寇之懷及區區株守平生願奉教益之

愫亦未由申寫左右以爲悵然不自意明公之
加惠久而不遺屬者使至辱翰惠玆梓之頒拜
嘉卒業俛而興思門下於斯義益薦斯事益精
如駿足之不可躡景而追也而近從縉紳間稍
聞鹽城之績又不異吾邑之頌聲第不識異時
者可令瀕海之區再被甘棠之澤否陸伯生以
雋才誤扞時罔有識共憐得公依歸知不落莫
欣慰何如

與王靜泉書

違別十載馳想爲勞執事志道有年今處師範
復以之嘉惠後雋甚盛讀訓語諸篇可觀也僕
老矣於斯學無所發明晚有一二迂陋之見惜
不得與執事商之一菴遐逝哲士無徒殊爲長
嘆若龍溪則猶一再相過頗多論難顧安得更
僕從左右悉之兩令似雋才異倫邇來何竟落
落不即振起豈亦牽於他好如吾兒龍之誤耶
茲因毅懷使還附候并謝外舊刻經旨一部不
識可與門下治書舉子一訂是非否

寄唐凝菴

姜鳳阿使還曾附小刺起居違濶情悰頗悉於
此其後偶會鳳阿又面及之知己轉上託室矣
惟是踈頑曠禮竟不能顯价一布區區則誠罪
歎足下能復加察否耶日者得展賢書見令似
長君褒然優錄此足以占吾文學術淵源益引
箕裘之緒而令先公弘朗未竟之家聲將光顯
世世能不令人抃會稱慶哉僕逼衰遲兒輩終
然墮落凡於取數無一似人吾丈能念之否也

茲勒短函附以菲儀叱名臺下一申賀忱伏維
尊鑒

崇蘭館集卷之六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上浙督撫谷近滄先生啓

如忠瀕海之鄙人也迹不離乎鹿豕貌不偉於
侏儒才罔飾於圭璋譽不越乎鄉曲乘利見之
會濫齒明時而就列無能獨堪自廢因乞偃臥
蓬藿者垂二十年已絕意進取如樗櫟處於深
山不敢覬匠石之一顧也邇歲會滁陽胡莊肅
公入踐冢宰偶采輿論及以神交一日之知視

事甫旬日即急忠欲致之而當宁難色公持益
堅乃果顧未幾公弗祿繼之者即未嘗無其人
而要爲隨人好醜陽浮慕而陰或不然士相知
心誠難也忠獨自念平生於儒者體用之學名
實未讐勉復驅策庶或効其涓埃而後退計即
安以明始終之義是以受命而不辭及出見耳
目非是業已悔之而逶迤周容以爲遇合又雅
與性違故身縮塵纓而心不忘眷眷於丘壑者
蓄之非朝夕矣及承乏浙藩奉令承教得瞻台

範於持牒旅進之時則見以爲明德淵度信士
類所憑而有不忘潔身修思布在位着附離聲
光者非人情也乃不肖獨秉狗曲之見以骸骨
請者凡三數牘上而不已至辱慰留教督凡三
數檄下而不回者忠雖顛蒙知其不可也翁不
惟不加譴訶而代奏一疏實同薦剡孤負明德
忠亦何辭夫士抱一節者不可槩以大義嘗獨
苦者難以諭諸人人忠實有心此難更僕爲左
右數之也夫無故而輕棄軒冕於國恩未報

之日逃榮而甘寂以爲人情之所難匪迂也則
固也身去而議其後者隨之忠非誠樂乎此有
道者試加憫焉忠常貧賤而甘心矣入山以來
日就離索輒擬病間以野人之蹤一叩鈞臺道
慮意應恐涉可駭是用只且日者忽有來言綸渥
自天且將入柄樞正衡隼旗發有日矣方擬執羈
旅從徯於携李姑蘇之境幸復望拜車塵以謝
知己念山林浪跡當避冒昧之嫌而人生有情
難遣獨此故一奉書畧陳懇悃蓋以一楮之虔

代無窮之臆也惟翁垂察而念之

謝浙督撫谷近滄公遠遺題額啓

日者祇承鈞惠垂賁衡茅署額表鄙陋之孤衷
幣儀溥駢繁之歲澤念忠侍翁之日淺入山之
迹深竊觀今世當途之賢號爲憫窮好士而慙
吐握之懷者類多假篲成高吹飈既爽故已不
失望於後來之雋而天下歸以知人之明誰復
有慮急見捐德施不報恢恢汪度上超千古有
如翁者耶僻遠之蹤未敢蒲伏叩闈仰頌明德

實抱區區向承鈞命撰證類本草序文謏陋之
識於發明聖典既非所任而以我翁重刻本指
漫然揣摩終隔谿徑故昨遣价走謝遂附揭帖
欲仰探指示以便卒業而去价茫不解意不待
叱遣遑遽趣歸致令忠負踈緩之罪殊極悚惶
然不敢數數復請輒爲任臆敷陳補綴成篇聊
以塞責仰

聖皇之餘緒有類管窺思鈞委之靡堪忽如重
負中多詞不達意尚蓄擬於燕說之訛語不成

文湏假寵於郢斤之斲彌深媿罪統祈鑒涵

與蕭漢冲内翰

往走于役道楚僑寄陳乞辱尊先翁悃悞之愛
異甚恒情迄今三十年餘未嘗不慨然興懷於
昔游也甲丙之歲從三楚賢書識二難姓字意
必龍駒鳳雛能高于門者參商世路聞問末繇
疑喜交集昨犬子是元幸獲邂逅留都猥蒙俯
念疇素推屋折行令得望景前茅借資上駟豎
子情何幸焉浣榭殊極曩辱華楫下訊及里中

有上春官者還道門下拳拳記存日書抵元兒
復軫念遲齡再恩唇吻夫叔世澆漓晨別而夕
忘者比比豈公純孝特殷謬以走寄文舉世世
通家之誼故襟期意氣不戒而孚第迂拙如走
夫安取來盛雅於高賢若此也遙諗墳麓並奏
登對大廷榮名競爽二宋所謂錦標終屬鶴鷁
原者已無足數金石宏編鼎彝休烈自茲爛焉
蓬藿陳人與藉光寵兼聞昆季間相爲師友馴
行孝謹不啻建慶賢賢相肖世其家聲又寓內

所罕睹者廩馬欽之走跽伏邁軸夙深景企慵
病遂巡徃徃與便郵相左不得通竿牘之敬偶
因惠齋公祖北上肅此寓賀以謝仲君持節臨
邊曾竣事未統惟省鑒瞻晤無期臨楮增結

復陳楚石侍御

別後聞公兩以意外之變駐節德州竊深懷念
隨從懋軒公祖處附函奉候知公役徃來必無
誤爾久之乃聞懋軒云前書計此時方可徹楚
石公則誠昧濡滯之故矣昨見邸報知榮擢禁

近信公道在人固應未泯可爲善類勸然且未
遑脩賀而先承鼎翰之頒益感不遺又中多崇
篤義分之言豈勝欣慰栢臺重地風紀攸司內
肅百僚外糾群牧非端亮高朗之彥莫能任之
則用人者之慎於掄材也濱海舊邦實深倚庇
願公益弘遠猷嘗平生之學術爲吾道光區區
私願不任瞻注草略一布情悰云爾

寄范岫雲比部

曩徼二天之庇實萬恒情奉違以來久踈問聞

敢忘去思衰遲多病重以向平之累垂白波波
每一捉筆數與便郵相左懷眷何如先生敦大
勁爽秉節蹈道仁明並篤華實兼收蘭臺青瑣
補闕論思宜効當年之用而俛膺恒調偃息薄
遊黃流玉瓚兩失所處衆爲先生缺望僕妄謂
不然先生尚玄守雌方將收視返聽棲心冥寂
高華冷局原無軒輊且也風雅自命金陵佳麗
千古名都仙曹休暇柱笏白雲一味一嘯便足
千古宦有巧拙先生樂用拙矣何所不愉快也

隔遠無由一奉清塵以暢玄論念之念之犬子
就試貴部敬裁尺素一致款忱區區之私非敢
如流俗浮慕道寒燠而以為禮者惟台鑒不宣

復魯確菴中丞

高主政從西蜀來承念一時同官之誼片言傾
蓋之懽情極周厚若望僕以一別各天遂杳音
耗似非人情者然公視不肖即紕漏無庸而區
區景企私衷敢漫不相師遂捐有道以渝金石
耶顧僻左之區終鮮鴻便近張岵崒公還蜀亦

欲因之寄聲不果迄今悵惘至如高君同郡異
邑實昧平生非承公札之頒何由得先訊問耿
耿相懷有箴諸心贅而已茲聞隼旟南建威振
百蠻拓地千里樹古未始有之殊勲揚

主上威德於無外大丈夫磊落施為固當如是
且以蔚然儒碩為學士宗若我公者而復有斯
快文武吉甫實紹前聞其視蓬藿之士白首一
經徒竊太平之餘澤而無能以尺寸見者不亦
慙乎大舉蕩平之後朝議必將煩公還集流

亡珍戡餘黨旦暮徵入保衡以福天下不識於
入朝時當取道江潁一駐旌麾令僕得望見前
旄否也緬懷蜀道萬里而遙珎貺琅函瀉然並
至相懷之什放辭璫琚令人竦聳至讀遣奠浚
谷趙公文並列賤名永勒金石倚王之誥益復
赧然高主政來脩詢台候天啓哲人翊我
皇祚諒非偶然令似英歲已荷國恩尤爲曠
典遙拜稱賀喜倍恒情敬因還役率爾裁書一
道曾臆罔知倫次瞻竚何如

謝巡江林侍御繳還驛傳書

伏遇鈞臺按行諸部一切詰慝鉏奸釐弊興利
爲東南計者既已載之口碑比者目擊時艱條
上荒政能令聖明加隱元元遽發綸旨以活
數萬黔黎之命視諸當途公實首事則益令人
矍然矣堂翁確菴誼高德厚不遺素交必欲相
要一過白下而屬公先之遠煩惠舟移檄致粲
受薪金良懃止而鄙情饑渴敢憚馳驅第念索
居來久麋鹿與羣卽強攝衣冠猶爲之誚而猥

煩當路嘉招儼然下賁能不忸怩藉令停雲之
望莫已私情陸可逢累水可一葦敢辱榜人以
肩非分二檄本當留之几案長奉德輝恐虛尊
渥輒敢封還無爲郡邑有司所聞而加譽也幸
謝故人勉崇令猷以慰知己徃從之願梁甫非
艱顧忖孱軀所任已矣已矣使還勒束一布腹
心伏枕增悚

復李兵憲及臬書

伏承鼎翰兼辱貺遺並深珎感公之嘉惠東南
釐弊興廢功用數年咸可頌列未遺去思而虔
鞏孺謙居德彌下又令人懼然也蓋忠自投紱
巖阿來近歲所遇賢明監司以經綸學術著如
舒公繼峰徐公魯淵及我公者一時裛然之選
相繼爲東南扶極否之運而三公之有意於不
肖則艾畧同卽不肖所以仰佩公通家一念之
懃者耿耿衰遲自慚莫効不識何以獲來終教
之也榮擢浙藩風謠伊邇音耗易通益竊慶幸
聞旌旗當復道松得拜塵道左一暢別悰甚慰

俟之俟之

嘉定邑令書

足下雋才初試劇邑三月有聲未得走賀琴堂
一覲光霽尚覲政成波漑隣對更切頌禱茲啟
故廷尉丘芟川先生學行志節士論共推邑乘
可覆平生不治生產囊橐蕭然是以物故未幾
而後嗣困窮顛頓已極且所居下區自均則加
賦後業盡荒圯廢著償公力詘不支三子皆流
亡糊口於外不知所之獨季子曰集者孑然貧

儒株守墟墓草衣木食忍死弗去冀無遽墜其
宗志可哀且其人學醇行脩能爲古文詞復
究心於白沙陽明先生之學雅有端緒信後來
之雋也詎意孤立零丁閭里加侮往年將渠總
戶丘員署報糧役在臺即今人離家破救死不
贍行道所悲恐迫於嚴逮亦致逃亡并芟川一
髮之系而絕之誠爲可憫昔人有云廉吏可爲
也而不可爲當時有清名子孫困窮衣褐而賣
薪則丘子之謂矣惟足下仁明蒞政庶務方新

下士憐才恩先榮獨試以僕言參之詢訪如果不欺特賜蠲豁以延先宦餘脈實善政首務也僕與嘉邑既殊疆井而於足下又昧平生且素安蹇拙不敢與聞戶以外事乃不揣而有是瀆者蓋芟川鄉試癸酉實與先君同舉通家誼分目擊其窘實切痼瘵而情事之真又吳中士大夫之所共悉當有先僕入白左右者倘沐垂神鑒念之容特申頌言以揚休美

與倪雨田駕部

追惟疇曩嘗借鼎重佐理海邦遺澤在民口碑籍甚而道義相成之雅復優厚於士紳若不佞其尤荷甄陶不以衆視者歲忽云徂頽齡日邁憶與門下更僕語者爲何而退自捐棄終罔發明慚負慚負公嘗稱令安福時得人似今大通叅三泉周先生者不啻言偃之重戒明太丘之禮徐孺也僕嘗謂之知言而茲且共事南中名賢類聚當益闡明聖學以翊儒宗斯文切幸第不識回首江雲若忠碌碌亦猶俯懃記注不擯

諸溝壑之蹤遂忘規警耶茲因鴻便折簡陳辭
一道契濶不勝甘棠蔽芾之恩伏惟尊慈鑒念
不備

與林石洲學道

某當入浙時所遇賢士大夫則多籍籍稱公而
慶僕之得所依也及既就列獲親懿範則有恍
然目擊道存之恩焉第奉教未幾結鞶燕遊衝
寒祗役不惟孱弱所不能任又恨與公覲止之
不早而違逃之太速也愴矣浮生聚萍何有解

維東棹回首成遙既抵吳門人吏辭歸聊因布
謝其於款惠綢繆祖道綵懃之愫槩未有悉伏
惟亮之

與徐仁齋都閩

函冶吳鈞東南具美執事雄畧得無似之而僕
以桑梓相隣又仕同省也幸甚幸甚昨見餘峰
公稱執事素所蘊蓄蓋偉然者流僕無能佐慕
下之籌令吉甫文武並列於世則誠媿之而公
視國家百年養士以儲材武必有所寄以取

償者勉策勲庸實慰願望昨解舟荷祖餞之辱
人吏還布此一發其狂知公之側不當以媿姝
婉變之語聞也

荅董潯陽宗伯

忠竊追念昔在郎署時獲與一二同志數從公
游間以文藝相質難道義相切劇蒙不鄙之無
能輒引進之嘗切感戢迨公以鴻漸之翼日陟
崇華而忠伏荒野幾二十載一時貴游俱成夢
寐即於生平景慕如公者亦重自棄捐不能時

申寒燠無任闕然且也世路嶮巇斯文多厄如
公保衡夙望鬱爲國楨亦且偃戢經綸獨翔霄
漢係蒼生之思若忠無狀而尚以衰遲出扞世
網甃甃風塵思自振於淪廢之後以希寥曠之
蹤不已愿乎入浙即擬作書承候一布素心日
羈簿牒拈筆未遑曾屬鹿門兄一道此意未識
嘗澈左右否茲復有齋表之行於例不得辭免
嚴冬戒期且將遠適益無由一申契濶於門下
而猶煩遠存周稱溢分令人感媿彌深使旋欲

脩尺牘奉謝值行李倉皇意不宣展容竣事南
還當圖良晤非假便於期會之行役則相期於
五岳之行蹤以畢平生耳

寄趙麟陽南冢宰書

忠以道義之雅得齒門墻舊矣而踪跡踈濶缺
然竿牘之私知能質信於左右非敢爲佞也追
憶燕郊設祖高誼溢於杯酒間而浙藩再覩聚
首無何飛沉異路竊念忠伏在田野不能有所
表樹以報相知而於當世賢豪貴游率不敢以

區區芹曝之誠獻取附離之臯乃數從友生所
耳屬公於不肯若不忍加擯慨然時發知己之
言可謂信其平生而不以形骸之穢遷情矣感
戢何如方今天王明聖羣龍在朝共講太平之
業而公以命世之才主盟斯道師表人倫俾忠
得漁釣地畢其餘生即不勝幸甚茲以犬子是
元肄業南雍久曠歸覲幸且卒業欲求於署歷
街門得便乞假而事屬嚴轄輒爾仰塵倘伏鼎
重量署所宜令可計日南歸父子受賜渥矣

復潘笠江公書

伏惟公解組黃扉怡情綠野東南士類咸樂依歸自媿陳人未得一奉几杖以瞻光霽誠缺事也邇會海上朋儕數詢台候康勝方迂駢禎敢走一价馳捧尺函聊奉起居外承頒至素卷媿鄙拙無可求正是用久稽而又不取虛長者之命率爾捉筆漫塗呈覽蓋雕刻無工即或可媚時俗而以索鑿大方即窮伎倆此實區區之素良不似公昨所品題也匪佞匪佞

與張原靜解元書

違別餘二十載追惟留都晤遊原靜英年僕方無仕今僕老矣勉役風塵未休而以原靜之才宜早掇危科乃厄其進不即振拔何耶或言原靜邇來博涉技藝志有所分且以取數爲造物忌然耶否耶嘗與貴同年王方城言及欲寄聲相規而王遂不祿茲過上谷遇貴同年張守問動定亦同方城之言爲切嘆久之念僕以雕蟲伎倆竟誤平生迄靡及悔宇宙內事所責於士

者尚多鉛槧之好特其緒餘古人不自滿假良
有以也僕羈縛塵纓殊無久志後來之雋非原
靜而誰聞且赴會必取道上谷其郡守貴同
年附此廿年睽濶之蹤原靜從天涯觀我尺素
必咤爲夢中物矣一笑一笑

與西亭世子書

別後奉書隨蒙下訊入關擬歷周秦故都流覽
山川陶寫沉鬱或有所得庶幾遲暮之志將有
托焉而業已趨期遂接忙局日理程牒求免愆

尤奚暇復操鉛槧攻藝事與高人相應和哉悵
甚悵甚向來道况何如行時蒙寄馮少洲書渠
啓緘內有儀狀因問所從生憶臨岐蒙送郊垆
此時出書生辭以幣儀不便附帶仍歸台從獨
承空扎而行冗中想憶未真公能記憶否也敢
此附叩乞於還教及之以復少洲萬萬向瀆大
教未蒙終惠遲之遲之諸惟睿察

復西亭世子書

往來洛藩率邇懿範輒得通訊問輸欵忱於左

右而公於不肖亦蒙不以衆視握手班荆數從
會晤斯意良懃不勝感戀別後投綬還山五歷
寒暑自惟出處始終瞿瞿陳力之義不敢自負
於明時以悖君子之教而擣散無庸分甘止足
計已終老巖穴因與世違昨曹大行回紉在瑤
函千里慰存非公好士素心日運於天下安從
跡至瀕海之區也感戢感戢茲因漳河劉生行
敢附尺楮申謝諗聞宏才碩望上隆天眷下
範宗潢淮南東平之風豈足專美諭及春秋大
傳旨義以鄴架金櫃之遺編尚或闕佚而搜諸
農家圖譜之困知難以復命矣呵呵

復江操張滸東書

思昔祗役都門覲邇台範幸假溫顏時分末席
則凡大廷之建白密勿之論思動關天下之故
者輒有槩於綢繆杯酒間而心偉公負荷之隆
爲三國家安危倚仗益不待讀疏辭累牘洋洋
灑灑聲動朝野而後爲之歛衽也忠嘗承乏藩
垣薄遊汗漫陳力莫效自捐盛明因老巖壑甘

焉緬憶舊游豈特如公冲舉之駕不復敢幸望
清塵卽凡碌碌問津之徒有不遺迹我視而來
金玉之音者或寡矣廼者隼旗蒞止督撫東南
下車未幾忽軫傾蓋之悰遠辱緘題重以珎旣
念忠旣朽之秣過蒙嘘拂使向春陽爲賜榮甚
豈勝悚仄豈勝悚仄夫戎事國之大端計資安
攘而東南瀕海三江爲夷寇出沒之途雖四輔
完區實同邊鄙今之江防與他省總制之責畧
同 聖明特簡畀公俾定傾弭亂以遺萬全竹
帛竒勲此東南父老負杖而願觀者也拜使而
退聊附感悰不宣

復抑所唐太史

公負絕類之才邁種之養所謂駉裏飛黃過都
歷塊一日千里者猶然局促數年而後以竒見
然於覩者已愉快矣不佞雅從士論聞公誼至
高欽嚮有素屬以賢良之對上當 帝心褒然
舉首簪筆承明俾懷瑜握瑾者彈冠而吐氣益
信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也吾郡人文若然宇內

殘膏剩馥足以沾溉作者及出而與海內角登
壇奪幟抑又寥寥今幸垂老而得之耳目忤慰
何如聞延登以後種種作用居然先輩典刑學
術益以醇懋自茲醞藉日深地望日起將來踐
要柄樞翊祚 明聖大副衣冠萌庶之望爲國
朝名碩最即鄉邦有厚幸矣若風雅之業家握
靈蛇而天祿石渠尤懸黎之合浦足下尚友淵
宏行進而道古不佞則何知猥承置吻也傾耳
令聞以未來譽願足下努力自愛使發脩謝控

惚不莊

寄周三泉通叅書

奉別來久不惟我丈論議淵源不可嚮邇即翫
辭丰神冲和色笑且不復瞻覩如昔侍几杖時
所存者獨皤然溝壑之委形尚餘沒齒耿耿一
念知長者不以髦而棄我也曩歲嘗憶瑤函頒
自京華已復承使問遙通於里居之日似猶不
忘箴警而猥以流俗人目之又惡知不肖之竟
負斯義也公自養高迄今再起而歷崇階當日

月之際不識所醞藉所注措近復何如曾因倪
雨田公道公居鄉義槩不啻滅明之風令人彌
切臻向且悉龐俗多賢能共成亮鑑視敝鄉僻
左雖承過化餘澤而些窳習偷漸乖太道士以
俛首殉俗爲周容非復弦歌之舊里欲於此自
見求無失其故步不亦難乎近又聞公借重留
都日與縉紳之雋講明聖學以弘繼往開來之
功甚盛因憶公昔與劉三五羅念菴諸名賢論
難往復語猶恍然能識之邇來當益神詣倘有
緒餘可以裨益僕之未聞者幸無金玉爾音也
茲因邑生楊振之遊學入都附申起居一道契
濶生以博士家語從不肖相周旋頗知向往幸
進而教之尤荷尤荷

與大司空舒繼峰書

如忠淪渺無狀膺年嘗試銳意問學欲有所淬
礪以求樹立而素乏善基罔知攸適越自疇昔
之禡恭遇先生隼旗南下行部至松忠從旅進
獲覩光儀心切山斗既乃一再謁款蒙賜燕私

披示德機指迷道岍語輒移晷冷然會心始知
先生詢有道者得理學之緒於儒喆之淵藪爲
來雋宗而猶若深有意於不肖感念之迄今第
別來日遠師承幾成離索舊學遂罔顯聞而獨
側耳於賢達出處之蹤及再發經綸之槩抑何
其磊磊落落也儻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
之者耶草間之人無復敢望見履絢希警歎之
遺響而日者郡別駕鄒少江公祖來一見首道
垂注高情不遺卑鄙有國士之知至親灑箋辭

再煩唇吻欲采擷芻蕘一當晤對遙付公心何
其愛人無已之真切至是也時且不避冒昧錄
有舊作勗志俚言一章叙創艾之本情丐友朋
之規益特以報命鄒公詎謂遂假吹噓上塵台
覽不惟登之几席俾免覆瓿而鼎函玆貺儼然
先之捧牘回環挹損冲襟溢於言表令人慚思
竄葦奚報謝之敢圖第虞門下望忠謂不相師
而果自棄以虛德音因退而齋沐敷衽一道悃
臆敬奉起居區區禱頌之私伏祈台履駢禎崇

勲炳列以熙奕運而佐階平俾海隅擊壤之庸
得安耕鑿終荷甄陶於未填溝壑之日甚大願
幸伏惟鈞慈鑒之

復滕少松操江

不佞跼伏過軸於霄漢者碩心許而交一臂者
不復以赫蹠道殷勲爲日久矣至聞當塗柄用
得一海內名賢未嘗不舉首加額爲世道慶况
桑梓筦鑰之寄耶先生人倫冠冕朝著典刑敷
歷名藩所至以勲伐表見不佞自起家田間時

已耳熟荊州而恨投分之晚乃今廟堂軫念吾
土借重閣下以大吏持憲秉越儼然臨之誠東
南一砥柱龍門也而不佞株守栖遲浮沉里閭
與田野父老負杖而歌太平卒卒未能通其嚮
往迺者隼旟蒞止機務方殷而遽忘位分之尊
假名德之重念忠朽廢遠辱楫題重以腆貺遙
頒俱非其量留都根本重地兵戎樞轄要機而
公稜威所嚮安攘措注先聲已馳自茲而往嘗
令萑苻無警海波不揚以保江介全盛之區免

至上海東南之顧時論久定會且不次延登令海
內士民共沾休澤即野人亦藉此有漁釣地矣
遙望台垣勒函恭謝惟爲 國珍重以副天下
衣冠萌庶之望不宣

復傳兆野父母

昔荷 朝恩茂簡明德惠我黔黎足下下車來
即以靜定綏來之效用底輯寧及單車赴召行
李蕭然籍籍口碑已極扳轅之慕而隼旗言邁
受計甘泉承車服之褒綸返星輅於江介俾樛

朽之庸再望清塵扶携道左以頌德化之成無
任願幸茲因旋使聊布尺楮追候行旃以謝瑤
函之辱時方寒沍握琯陳辭未遑詳慎統希鑒
原

又

鼎翰遙頒諭以作事東南收功西北之說理固
有然而以忠所覩竊未釋於斯言也夫東作南
訛號生物長養之區而成歲功者必稱朔易豈
不以山水皆源於西北而曼衍融結常在東南

此兩說者俱存之可也蓋變易隨時虧成異數
天道恒象人亦宜然古稱特達不羈之士易地
而列功名者其值適爾夫寧以方隅限若彼微
發而期會哉足下蘊籍誠竒才局誠設投之所
向焉往不冝卽海濱僻左百里弦歌要爲過化
之地未足展其經綸而方榮膺茂簡簪筆腰章
當日月之際誠欲有所建樹於功實之收豈其
微哉然則如前所云猶信而忠老矣且固東南
倚庇之民乃爲西北畫如是建瓴之勢知率西
北之必迫我東南也惟足下圖之昨東奉答計
當已徹覽茲因再命僭附狂言極知冒昧餘容
從三老之末齋沐脩辭抃會稱賀爾

復蹇兵憲理菴書

忠生平汗漫宦學無成不自意溝壑餘年乃遇
蒙有道長者建隼遙臨先之警咳念昔祗役都
門嘗承一顧之雅記注懃悉恍如夢思我公下
士之槩卽海塚樗朽猶不遐遺矧志存康濟東
南氓庶有不怙丕冒之恩者乎公勲望隆於朝

野經畧著於旬宣輿頌旬然忠荷鈞陶末由恭
脩尺一特申景嚮之私展函拜惠惟深感悚而
已行部在邇瞻迓有期附使叱名不恭統祈台
鑒

又

不佞越在田間辱寵異之日久矣自惟衰廢氣
類非倫何以仰察神情而荐辱慰存斯其誼至
高不能萬一報稱也北門鎖鑰方藉明威俄獲
開府之報重爲愉快非獨喜公晉秩寔隆抑亦
爲秩益隆爲德益溥爾方圖致嚮往少申緇衣
之願不謂翰貺儼然先施繾綣逾常彌感長者
植性自天不難施德而報者倦矣施者不怠益
不知所處柰何

與陳後梅

僕樗朽無能辱足下推通家契誼及幸締葭莩
之故惠好加殷真同骨肉而虔鞏謙撝詡詡相
下又出自賢達冲襟直不似流俗論文以燕婉
爲懽而已至如入臨僕御出譽士紳數勤唇吻

尔及此不特足下洵有是心即不佞饑渴素懷
朝夕左右者不啻同之亦有以見亮否也昨榮
行忽慢不以相聞既覺而後馳送道左則已莫
追歸而悵然自是亦遂伏枕經秋日成離索且
知下車之初不敢以聞問寒燠之末儀仰溷神
理念以道義相許之素逖聽微音則吳越壤接
談善政而矢中和者輿頌訇然朝發而夕至何
慰藉之深也大都今之士大夫質行脩於家而
政事飾於吏可記循良者是爲獨難彼暴豪之

雄塗民耳目驚徵逐爲意得者於足下獲爾願
竟此以耀當年之用爲鼎鉉階僕倚杖俟之賤
軀別後方起色而溘遭先第之變意况摧愴無
聊承鼎翰眷存不啻携手作慇懃語至東末憫
其衰憊示之諷規如不得揮魯陽之戈回崦嵫
之曜賜我餘生者非深愛且不及此僕何敢不
佩之使旋索書據案作答語漫無倫聊附睽曠
之忱云爾

與浙總督方采山書

明公當代儒碩士望嚮臻蚤歲幸介紹於南泠
蔣丈得邇清輝遂投義分都門結軫遊顧彌殷
當是時公方臘歲忠未二毛日羨飛騰彈冠交
慶自謂斯緣將白首要也無何公既分符出牧
不果中秘之留而忠浮湛薄遊尋蹈江湖之跡
自是升沉隔矣而猶憶舟過魯境仰勲記注百
里遣使辱之芳訊錫以玄圭斯意周厚知不遐
遺而忠計睽違以來便果離羣自捐明德則誠
慚負不識公於朋遊既刊之籍歷舉平生亦嘗

影響於沉淪之蹤否也公擅雕龍翱翔藝圃舊
矣每從海內人士誦傳尺牘間窺一斑而巨麗
宏編未快欣賞以爲闕然茲會隼旟鎮越保釐
東南密邇鄰封良竊沾被而忠自入山念嘉禾
壤接稍令兒輩占籍誅茆其地而將老焉於公
治境實黔黎之遊寓者也茲因二豎就試武林
謹令造謁庶徼寵靈得賜提携一觀場屋實竊
願也如時例方嚴亦不敢請幸鈞裁之

復馮文所學憲

山林枯槁之夫與足下夙契神情頗同臭味嘗
憶昔走風塵回車嶽麓分甘長往終老一丘直
在踈頑動垂大道世方詆之無庸戒爲覆轍詎
意足下方膺鏡當年令聞籍甚乃亦遽薄華簪
投効飄然終已不顧此其事尤難足下所謂懷
寶積藏匣劍千金者耶僕不免爲葆燕石而已
屏過而譽之媿甚媿甚茲聞歸自吳門暫憇梓
里貽書招隱卽欲躡屩從之而絀俗未果少選
富圖趨謁非介諸小阮則扶杖龍兒願期十日
之留一發千秋之慨足下倘許之乎

寄邵梅墩

忠生不辰再上迤迥遂甘長往終老蓬蒿慚負
知己其於疏名 上前亢言當塗之側者遡公
推穀本情不啻似今已也呵呵當薦陟台垣保
釐江介功用彌著譽望增崇巖壑孤蹤益成睽
阻空懷馳慕若昧平生良可慨已茲聞隼旟南
還儼然苦寢忠竊誼分當命駕千里効絮漿之
敬於尊人几筵而病艱跋履顛遣一价攝帛載

書告厦廬下衰殘久捐鉛槧此義亦不敢以文
之也惟鑒原

與汪少泉年丈

奉違台顏幾二十載雲泥跡迥聞問音踈知自
捐門下久矣昨犬子是龍歸自燕都道公於當
途坐間誤煩齒及曲借周容第自竄伏草野永
謝世緣豈復有足仰當記注者惟切鏤之心蒼
而已恭惟門下碩望宏猷淵源學術經綸茂著
勳與道俱爲時論所歸入踐待衡以弘康濟揆

諸人情恐南都地勝不足久滯高蹤爾起居之
敬緘臆未申實切瞻沂偶舍親董文學卒業成
均翹首金陵停雲在望輒陳悃悵不任依依文
學於弟葭莩至親卓有聲稱爲東南名士雅志
振翻青雲不在樗散之列倘署歷事諸曹令獲
跋履門墻以沾陶鑄實慶遭逢幸推通家契誼
一賜提携然僕方通問候遽及私情知文學素
蘊固竒宜蒙盼矚云爾呵呵

馬通政松里書

如忠淪廢之跡再錄明時亦冀以駑蹇自見上
酬感遇下謝友朋豈虞忽抱沉疴投劾而去殊
幸出處當擯於同志久矣至如公者定交傾蓋
良慰平生敢忘瞻佇顧自巖臥離羣益滋其放
凡居常應酬聞問之節闕然莫脩如貴境一時
相與諸名公皆隔歲緘忱曾乏尺素申謝非特
負耿耿於公而已公獨不鄙不惟不加訶譴又
辱存之恭承使命於三百里而遙真如夢思知
昭曠高情超然形迹之外感戢何如聞結屋西

河日與緒山龍溪講德相難以光聖學此於吾
黨安身立命之原志垂不朽者功多於白首鉛
槩涸思雕蟲欲以文辭見萬萬矣欽羨欽羨來
教有晤遊峰泖之興蓬扉日啓權簪俟之客歲
龍溪公有書至以春首相期而竟不果僕亦曾
復書促之倘公遂與階來惠我多士俾不肖得
聆玄論起之沉疴亦空谷之夫所爲屬耳於足
然之音者也煩致二公共此良覲勿孤願言溽
暑方殷嗒然塵几得進來使訊問起居附之報

謝亦意外之一奇也

復李五華少叅

登封之約至少林聞台駕已發意興索然况峯
巒障雪磴道難攀因遂息徒蘭若索侶緇流稍
覓淨緣信宿而發亦足以宣暢鬱抱而窮獨往
之蹤矣比入關中百務紛仍應酬靡給秦中素
號劇臬非孱劣所堪會少湏之竟當拂衣長鶩
結好雲阿以畢遲齡耳伏承名作千里馳倅投
惠瓊瑤流輝僻左獲此當爲世珍非特可以炫
美關河掩先秦之作者而已啓縉幘會拜賜神
兢敬附尺函用申虔謝別時荷諸公高誼莫由
仰報復承斯舉益不能堪煩公會間統一叱名
是望

與錢推郡漸川書

別後承使命隨有荒刺復謝想能達矣入關擬
有餘暇得畢令岳南翁序文以酬宿諾而一至
即就羈縻日理程牒不給久要之誼果若是平
春初殊有投綬飄然之志倘得取道貴治會晤

有期茲顛後奉書承候并啓外蒙取去書經鄙
見一部緣更無別冊不知可得擲歸爲犬子發
蒙否其四書程朱繹旨秦中士子頗多索觀無
以應之向承教云未成睢州之間有翻刻者倘
果然得因去後還帶數部以應索者何如僕昨
承乏汴藩遠滯都城無分毫之補於境內別後
有聞不惜示之得

與章公觀進士

日聞得雋禮闈榮名籍甚吾道不孤無任欣躍
久擬奉書申賀抱病未果而會尊翁老太遣伴
入都芝標在望北首依依緣適從令弟子敬所
得之而行者過發遑遽莫知所裁又恐失此益
成簡曠聊復折柬叱名一布馳嚮伏惟鑒亮容
更圖音驛之便齋祓脩虔遂輸積抱爾外菲儀
不敢云賀布之別函慚悚慚悚貴同年抑所親
交處猝未遑脩敬乞於謦欬及之

復梁兵侍鳴泉書

如忠材識顛蒙久妨世用濫籍餘三十年而在

事者塵不數載長往之蹤因於深山野人良習
而海內賢豪寡所景附自昔嚙命入關得侍公
遊則斗嶽之瞻憂然希遘風神意氣傾蓋成驩
忠於斯時亦自忘其陋方嚴事公求所匡益而
公所以虛懷於不肖者異甚恒情顧鴛塞之資
不任鞭策自入關來已有眷然初服之志會方
地震上下惶惶不敢以請而又不欲變斯志以
竊廩餼於明時未幾則公陟晉藩忠亦南轅忽
晨星散矣及既投劾還里益與世違天上故人

遂成秦越獨時時占之夢寐彷彿形神而固不
敢以影響聞問之通有覬於當途貴遊久矣日
者犬子應貢入都會公方陟鼎鉉籍甚犬子仰
瞻威重初未敢懷刺門下以給掃除忽蒙先枉
車徒存之委巷至勤清問猥追末微意極馳薦
重以翩翩雲翰珠吐雲涯恍然下賁再拜開械
如承色笑於疇昔摻袂慇懃時也浣慰何如竊
惟承聖明新御羣哲彙征以公偉然碩望倘遂
戮力劼襄期獎王室俾令問殊勲所至彰灼尤

海濱僖父願覩昇平禱祠而求之者也狂悖離
群卮言無當辱公先之聊布感臆而已

復王陽谷兵道書

伏自明公建隼東南海濱奠靖忠衣被而忘其
賜久矣秋杪冬初擬躡屩褰糧一叩鈞臺以申
景企而適以冗奪悵惘殊深茲勲鼎翰采擷鄙
言忠雖不文敢爲長者避席第念華宗世美非
一斑之見所能仰窺萬分又內有憂然大撰及
名公鉅篇如親媾施而媢母慙色聞韶夏而巴

里慚音因復逡巡幾及嚴譴茲敢莊誦原錄檢
括緒餘稍綴繁蕪以弁珠玉惟公賜覽而正之
庶免重恩宗壇少塞嘉命爾犬子是龍載擯棘
闈淹留都下不惟仰負陶鑄且莫藉慰朽懷辱
清問及之具忝德厚惟有銘之心膺而已

與董栢山

昨忽漫爲別闕然河梁執手之殷懃卽不佞衰
遲簡禮亦門下挹損過情不容親朋一申契濶
耿耿迄今念門下以瑰竒異倫曾不一耀當年

之用而格於恒調僅佐州符切恐流俗以白眼
相看俾無以自見既而承昌翰遠頒道鬱悒猶
昔始而呀之已復倍詢還使知地方清簡俗厚
民淳殊無持牘趨走之勞足稱吏隱而最喜者
長吏賢明禮遇優厚頗協宙恭毫無形迹之間
此實仕而得安其位之始願而門下有焉視毅
懷之丞上饒首懼斯厄者大徑庭矣幸門下安
之迨時陳力以籍聲稱以階寵命僕卽碌碌未
填溝壑當倚杖俟馬以功名想勗幸勿如來論
云云輒興桑梓之思也使行適賤恙謝筆硯不
能久滯行者一申颺縷卒卒布此延首惘然賢
郎掩扉靜養闔宅清寧寒家賴庇諸監無恙知
尊念及之云爾

與宋遜菴憲副

昨隼旆過梓里雖獲時奉頽色柰簡書夙駕未
遑沃領德音殊用耿耿豫章名勝之區又當才
賢振采之會門下乘時吐抱榮鏡當年以炫耀
鄉邦之望僕誠跂而望之自齋回遙荷誨函兼

承蕃錫殊感記存來命及陳五岳公所索鄙書
媿堊漫之技非所以溷高明又冉冉餘齡抱病
來久纔一搦瑄便作眩暈縱勉勒尺箋猝不能
隨役以返因憶昨歲郡倅楊公嘗持五老命至
隨附報書而今來東不及恐爲道理相左竟作
浮沉以煩後命爾公於會間可一理此語否

與季鴈山

向承從豫章遠頒書惠極感眷存且念及小犬
寸進通家契誼藹然見之而令孫遊泮大慶亦

嘗脩薄敬於令似親長乃不蒙鑒入尚負區區
比時還使遄發正值賤體抱痾因循不及一脩
謝刺迄負慚惶茲因遜菴公役之便聊布悵心
不勝馳戀公再分麾輿論知枉旦暮當有超格
大拜取償夔屈者握手披襟可倚而竢不盡願
言羅近溪公集聞已付梓何因一快私淑也

與盧元宇書

屬者兩承手教知足下相念之深謙馮之厚志
趣之卓良慰老懷因思今士大夫固有養不素

定既已涉世末流淪濡且久及偕榮進藉資氣
盈便多失其故步而足下誦義安貧世有餘載
一旦振拔褻然人群令稍意得謂窮居之養何
迺來書所云隱然偃俸循墻之懼遙村高明豈
學幾聞道不欲以一第槩其平生異時大受之
基吾茲卜矣廷對高等猶有館選可期然須推
較得人不宜有所意必失此則含香題署之班
亦古先名碩所發軔也寄回試卷卓特古雅佳
甚佳甚聞欲同燈窓他稿梓行倘先寄惠令子

弟輩矜式何如

與陸伯生秀才

昨承教謝謝茲啓先哲何禮部大壑君係陸宗
伯平老同年之極厚者而於不肖爲髫鬣交小
兒是伯實婚其女皆執事所知也遺孤何雍之
羸然病軀家事凋落吾兩人者曾以其糧後事
各言於羅山父母公前殊蒙矜憫顧以一時未
可破例若有待然不意公今履內艱實何子之
重不幸恐失此遂莫可解異時爲累當不止於

破家故何子復懇之平老及不肖此在平老實
存孤至公至仁之心卽不肖亦有情不容已者
昨進吊公倉卒不及致辭念惟執事雅荷公知
當必力疾往吊聞平老借重轉道此意於公側
得併注神一叱賤名實何子緩急之倚而在執
事亦不失爲至公至仁之用情也特愛故及

與龍澄淵郡丞

公間世俶儻之才暨淹枳棘公論未平要以君
子之道爲龍爲蛇屈伸顯晦當觀於昭曠之外

且聞姑孰之績復效矣此如揭日行天所至無
徹豈能蔽之敬羨敬羨昨歲小兒是龍過吳門
時會道駕瀕發禮愛有加未申報謝茲適內弟
華邑庠生唐咨伯者乃貴同年唐純宇之弟苦
志積學名士也曾蒙李太府葵菴公試取領案
春夏來偶爾病瘧郡錄科舉時不得與遴選卽
今赴考遺才以入貴治念公在郡率爾叩謁公
倘柄校閱懸衡之權得賜維持一爲振拔或他
有機會幸借吹噓俾得入觀棘闈以冀澠池之

奮亦公東南遺愛而桂林之一枝也不肖平生
不敢妄言薦士實係至親又恃雅誼故爾僭冒
照之不宣

與盛南橋書

海內弟兄凋索且盡相去不百里而遙如魯靈
光之巋然存者吾兩人足當之矣迹雖踈迹心
實比隣昨扁舟繫纜燈下晤言曾不一瞬然視
古人之返興盡猶謂過之第此行情悰出不獲
已非追從朋侶徘徊勝遊之日以故還棹不敢

再謁門墻瞻沂之私徒極中切亦計公之愛我
不能恣然顧賢達素交高視域外誠不以杯酒
慇懃之故眷眷於離合之蹤也第蛇冉冉遲齡
興復不淺異時稍須犬子事定更圖鼓棹而南
遲公於風涇兩境之交晤對風神徜徉烟水之
區一申契濶亦奇遘也不識門下能果我念而
不以萍浮湖海適值視耶使至承瑤函珎翰之
頌益深感媿先此附謝篝燈碎布不任區區

與丁敬字書

不肖與足下迹若踈迹而景慕之私不啻比隣
時從龍溪先生處聞道屢知擔當正學卓爾不
羣及觀其近刻與足下相發難語又如親承警
欵於一室之間欣慰何如也日者大子入試道
經貴治書回語足下禮遇周厚更煩齒及陳人
夫不肖沈淪之蹤日同蕭艾顧安取而辱有道
者存之感踰分涯何能已已欲因小兒致謝會
其入都相左停雲在望良切依依輒裁短函以
附鴻便一布音塵明四海同心有千里而應和
覽不惜教之

與馮勅齋書

日者使還荷鼎翰之頒知於不肖之蹤尚懃記
注感戢感戢公以茂雋久淹下僚柄衡者當有
憐才至意閒局遠氛讀書談道殊足自娛以需
超拜此非恒調所能限也望之望之令似英才
偉器蒙不鄙夷時以藝文下問相與甚殷足下
家學淵源因可槩覩而儻空谷索居之况亦藉

以不落莫矣今弟英雋之才不肖雅所欽仰別後杳不能通片劄亦不復蒙少置諸懷枉一言之教此得無我棄耶相見幸爲此名

荅萬履菴書

辱公道誼未嘗不盟於心其不敢通契濶於左右者直是樗朽自捐且亦不復敢以眷然相念之懷有虞於左右也瑤函下貴感悚信之春茗之須良慰渴嚮卽不異躬奉音徽於几杖之側也陽羨仙區馳情良久向苦負俗實有裹糧干

里選地卜隣之思曾於前書抵公及之然有間矣而能煩記臆其語此於片言然諾之槩豈叔季交態之可同語耶忠也涼薄不堪八子之魔實著鬻產年來已罄因乏買山之資竟負初心職此慚媿何如慚媿何如拜使返命祇極瞻馳抄秋恭候軒車一道海濱令峰泖增色奉教有日茲不贅辭

荅吳貞石書

來教云云不惟能廣鄙陋之懷亦足占兄近且

進於道矣僕狷性狹中凡遇物感糾纏耳日非是便多厭苦益於煩惱妄想境界未能超脫故不覺胷中壘礙無灑灑洋洋自得之意正僕平昔用爲兄規者而名言及之真所謂同病相憐也至於一切嗜好世緣幾已勘破十之二三卽攝生繕性家必用此爲務而况有進於是者僕面悉之說夢之喻誠爲可強要之夢之非夢耶非夢之爲夢耶試作如是觀又當大喙也科頭就沐使來率爾作吞欲罄所云已忘之矣

寄王元美禪關書

不肖於足下契誼相期迥出煙霞之外至衰憊廢禮不知人間固有一種眷然不容解之情而經歲不得通片劄之間於足下不知爲何然是者念足下悟道精脩亢迹埃壒凡夫俗子望爲天人不敢以垂朽之齡希躡景之芳躅端自暴棄影響寥寥不知者當以爲誠負高誼僕非敢如此也足下平生學術表著榮競當年而未路翻然遂超名欲能舍世間深重因緣識窮干劫

氣雄萬夫即此一着夫誰與侶神將基之鄙雖
周周能不艷歆俛復思之古之仙流聖侶應有
夙緣且聞師真嚴戒媿穢濁之庸根氣綿微恐
遭擯外是以遙景聲光不敢嚮邇即爲故人相
聞作語亦覺屏氣莫宣竟不知如僕等者他時
老入涅槃骨將安朽足下先登道岸普度衆生
尚能以友朋一綫之愛稍加援手振之墜淵否
不肖凡心所未已者浮生落落旣已萬不如人
而晚境肅騷八子爲魔計窮擔石且無論就中

可冀有樹以不墜先世之緒否也又奚暇料理
餘息讖悔自艾冀修因果於他生耶足下又何
以教之因風延想勒狀起居併及漫辭一申笑
澗杪秋氣爽賤體稍康或能扶杖涉遠期叩玄
關望見顏色耿耿私願如何如何

謝劉羅陽侍御

東吳文獻哲匠遙興至如足下獨詣深湛標趨
古昔褻然大家者近鮮其儷僕嘗手尺牘之傳
而思覩其全以廣一班之快者良甚饑渴豈虞

千里神交忽來金錯令人驚喜益踰分涯意者
足下披揄之及或軫末微猥以不皆之珎授之
幽室幾成按劍莫罄揄揚媿不似桓譚之信玄
經托相知於特達也因范中方偁去謹裁尺一
少申謝私開歲春和會從中方鼓棹吳門幸及
忝承顏範以慰平生且聞詩篇亦將就梓計可
請益以酬嚮臻

復李葵菴學憲書

空谷索居有懷名德忽承教札恍若從天玆感

玆感公柄文中原視雄宇內青莪棧樸化出周
南疇昔經綸之抱茲馬試矣第松人遐想依依
至今許何由更借旌旗開府江介一慰野人瞻
符之私也赤壁鄙作偶因林邑幕行聊以俯函
不意過煩注神更加表章為山靈點媿汗何言
况林行倉卒倩筆作書頗多訛謬如候人作候
蜀道必出遺却出字一時不復是正遂加封識
以恩高明益負罪莫可追爾倘亮而削之貞珉
無令讀者掩口為愛何如

與徐魯源書

某謗陋聞於學術每聆玄論一浣蓬心第年旃
往來倏忽不有寧居卽抱平生就質之疑而性
苦遲訥非誠得燕對從容無由尋繹舊聞以求
新益用爲悵然獨念昔人所云目擊而道存者
則竊領畧大教於言表實不敢與庸衆齒以負
誘進之勲也劔度稿三儒類要二種名言夙夜
諷誦足當藥石惟公終惠之俾無以耄而自棄
也

與胡梅林年丈

久違台範景仰殊極恭惟吾丈以經綸卓躋之
才當安攘艱大之任頻年勲率積有勛勞旣已
澤覃黔庶道康世屯矣而何誦瑤函乃猶虔鞏
謙撓於古不朽之事若歉然以功名自許而托
遜辭於立德立言顧有意於謏劣無庸欲引而
俾附於君子是何言哉正惟吾丈有功而不德
斯德之盛者也欽仰毋從荆翁師聞語高誼未
嘗不嘆賢英相遇之適協心同道之公天為蒼

生意有在矣。弟潦倒丘樊，忽爲遲暮，仰祈台庇。苟畢餘生，端有若昔者贈詩所云而遠別逾歲。音耗宵然，弟之踈頑益復悚憤。聞吾丈玉體比亦遠和，情悰愴恍，蓋憂國憂民之志良獨殷矣。弟闕然未能馳奉起居，殊弗稱吾丈所推同志。同門之誼，數蒙眷存者，偶因舍親吳節推之任道出武林，必當叅謁，敢附短劄，一布私情。

與吳學愚年丈

僕之獲交於足下，非旅遣卒遇，傾蓋之歡，念以

剪劣幸附同第同官，又通家也。僕本孤寒，無借早歲受知於尊岳老翁閣下，惓惓道誼，汲引之殷，豈在一時得志諸君下哉？而僕寡昧，自捐每安貧薄，無以自振於紛然爭鷺之時，幽冥之中，實自翁德以今日人情觀之，何啻千里。此足下所察也。而事改時移，亦不能有所感激以附酬知之義。足下視僕誠爲碌碌庸妄人耳。雖然，僕豈其人哉？僕豈其人哉？僕投紱巖栖，餘十年矣。迂滯猶昔，竟莫有自見於世者。乃聞足下方崇令

德倡道江濱橫經之徒履滿戶外此有經綸之
抱而不得試者所謂繼往開來以明儒者之功
也僕雖衰且老矣耿耿心期畏糧涉遠與吾丈
握手歎顏一道情故或有日也

再與吳學愚

弟沉卧山庄寡聞時事近獨得之傳者謂令岳
翁閣下固有子而混迹緇流近乃歸復弟初未
之信然竊念若果爾是天道也方擬作書遣
迅門下而忽從吳貞石所奉來教云云躍然驚

喜知其事真矣夫趙

孤不及不祀滅孫有後於

魯古今斯理還觀可

徵且以綴玩既絕之餘而

忽有一綫之續連城壁在合浦珠還觀者拭目

生人之幸固莫有大於此而吾丈及諸立孤者

之高誼又可誦也竊念令岳翁於如忠一顧之

恩自方伯樂而忠退慚篤寒未有以堪故平生

碌碌自持不敢輒有附攀之迹以辱令岳翁而

至區區犬馬之私未嘗一日而昧今觀其事固

吾黨汗惠交賀之日也吾丈猥以相聞得毋亦

云爾乎聞此孤生而岐嶷質性穎異鳳毛麟種
宛有令儀旣已讀書從師進取可待倘遂允協
夢禎蜚英妙齒奮跡明時以光令岳翁不墜之
緒而廣其報主未盡之餘忠乃所切願也慎保
護之忠日憐遲暮兼乏他長莫有為効助者寄
去門生所刻書旨吾丈誠舉授之俟其稍解時
一發難未必非進取之資而振耀家聲之筌蹄
也如何

與吳貞石書

別後再辱昂翰且知吾丈方入都控愆之時而
惓惓於故人之念此實弟踈庸舊習之所不能
者也感戢旣已趨省之後人事漸定相當多得
休豫西曹政體并諸應務視他曹原簡以吾兄
名藩馭歷之才處之真覺投刃餘地虛靡繁文
然見徃時凡出補郡長吏外及藩臬有聲者徃
徃出自刑曹乃知吾丈所以養其游裕以需大
試者正在今日其無以耳目所感而生厭苦之
念也弟中歲投綬亦異返其初服長驚深山躬

把犁鋤與農忙為伍庶幾山人本色而自倭亂
驅入城市便有問遺慶弔往來雜遝紛々酬應
迄無寧時風俗日靡本實益喪徵逐浮沉罔知
稅駕然中稍異便多見尤自嘆此生當役役塵
勞中竟乃老已始知禪侶之期出世老氏之尚
玄脩其皆有所厭苦而思托以逃烏猶勝於
世惡生而無從訟也小山兄行竟不從便道一
還梓里不得執手為別諸緒縷々伏惟台亮

復中丞彭可泉蔡草亭書

思謗劣自捐無所比數顧嘗廁朝紳之末必聽
賢聲神情向注知明公為名世之雋久矣茲當
海寇竊發騷掠東南明公仗鉞以臨飭師授律
動有成筭虜不足平而昨蒙下詢將來備禦之
策益荷謙撓不遺封菲顧忠等猝然淆亂之辭
適成聚訟何能仰贊評謨而又不以一已拘
曲之見泯默懷慙以負明德謹撫緒論所未悉
者條列別揭敬布下執事惟垂神閱覽亮其出
位之罪有所可否為賜多矣

與尹介石書

匡山信宿傾蓋披心別去天涯有懷耿耿竊惟
人生所能間者世之古今地之遠近而惟道義
相與有曠世為感千里比隣者以僕自附於公
益信公亦有同然乎自嘉魚還接省中諸君語
及高詛知僕平生之有遇焉僕入山靜業頗適
上慰慈眷下翕友于覺人生至樂終在泉壑乃
知曩所談大匡兄弟高風信獨觀昭曠之原無
慕乎外者也惟公知己敢為一遺

與王白崖書

忠壯載林卧碌碌無庸如公道望夢寐久矣茲
以頽齡蹇質復齒明時承乏楚中獲隨哲軌私
幸何如夫以野人麋鹿之群尚承教督勉策其
愚以赴簡書之義矧龍驥風雲之逸跡何緣忽
勤故園之思乎已而聞且榮擢又知入洛有期
竊慶候吏還先此附謝

與林梅壑書

忠樗櫟散材誤收盛代柳陽之命方媿未勝而

崇禎集卷十六
三
昂翰遠頒過蒙獎借益復赧然楚臬多賢深慚
倚玉若公山斗素切瞻依相見匪遙尚期規誨

與莊石坡書

忠林棲廿載麋鹿為群海內英遊獨切神往茲
以丘壑之蹤分其長驚而猥蒙明時齒錄承乏
楚臬獲邇英賢豈天涯萍聚之緣固有素定者
第自顧無長對珪增恐進退之計祇益逡巡辱
遣候吏遠臨仰承教督敢不自振以副鞭驅

與樊比菜書

久欽台範未遂瞻承茲以丘壑樛材誤收
聖代備員僻左幸厠高賢顧劣駕不任鞭驅恐
負教督耳恭推門下道譽卓爍風紀宣揚政成
之效即如來教所云門下固已獨優僕何能當
之也江漢依仁德星在望晤對有期不盡

與徐鳳竹書

接昂翰漫憶曩時一瞻芝宇遂隔參商重自怠
捐久荒尺素乃蒙存注契誼藹然非公盛德雅
情敦崇古道何以能爾犬子吳龍過外家輒辱

賢橋梓教愛惓惓不以衆視每懷感戢公以字
內宏才臺端舊望柄文應運任道匡時三楚士
紳依歸何幸忠謨蒙 聖明齒錄復瞻一命雖
獲披拂玄風以終教益而操鉛再試自顧無長
於出處之間尚昧自計承獎借踰分敢不力振
以報相知

與陳我渡大司寇書

自翁試嘉邑時獲嚮邇風槩嗣是睽隔二十年
餘會台轄浙藩幸踵芳躅亦竟莫從罄款以待

下風恒懷耿耿既又恭逢建隼東南則沾教治
益親矣辱時勤置吻函既駢臻猶能仰憶誨督
之餘音柰樗散無庸分投廣莫而桑榆景晏餘
燼成灰因不敢通名姓於神霄紫極間以涉冒
昧即今值翁登崇昂鉉典憲留都引領數百里
而還蓬累之蹤豈不願果徃從之一展鄙悖乃
竟積懶成僻空回寸腸視昔人千里命駕之誼
何如也汪度如翁即不屑督過亦比於妄人置
之耳詎意犬子是元就試台臺復誤蒙獎與特

賜首錄賃備爨下殊媿品題益不知其所繇矣
勤啟奉候少伸感謝之私無任悚又

與陸五臺大司寇書

客歲仰承教札下須依然道况不果擯遺敝鄉
俞副即行曾有竿牘之申一道契濶其于平生
傾注未能萬一仰宣茲者復以犬子是元舊歷
華貴曹郎引入試適會嚴轄所臨瞻望宮墻儼
然仰止謹裁尺素遥奉起居此子質頗可進先
是殷翁后汀陳翁我渡相繼典部候屬優錄甄

陶而角蹶不第因頓迄今雖其立志未敢哀而
年已漸長追念長兒不祿曾軫道懷為不佞加
憫而桑榆安覬未忘取僕于此曹茲負笈而往
首令叩謁臺下以希作養倘蒙我翁垂察而進
之試如可教得賜提携俾有進步則終始造就
之恩沒齒啣也特道誼深愛一伸至情悚憤

與姜鳳阿

忠竊侍下風願操几杖之日久矣昨玉趾俯臨
敝境僅得一奉光儀於禪林几刹之間何快觀

之幸時蒙訂盟為天目善卷諸勝遊翩々逸軌
猶可想見別去遽聞蒲輪詔起已我然鼎鉉之
班卒無復見履絢矣缺甚翁以鴻鉅全才受知
明主方弘名世之勲而矯技弓冶復有佳胤以
嗣蜚聲造物於斯可謂時欽而全昇之矣不佞
衰殘株朽自擯明時而黃頭歷齒溷若群豬無
足比狀陶令有云天道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不
佞舍此又安從頌哉

與張崱峽

閣下以經綸學術帷幄神機保障生靈誅夷叛
亂為國家肅紀綱匡社稷功施吳越遺千百
莫靖之休東南士民情均佩頌會 聖明新眷
晉陟台衡方將秉鉞建牙拊循濱海而忠也辱
軀沉卧不獲拜塵道左稱賀戟行在望茫負米
競茲遇客從武林來者道公方還旌幕府須代
從容正門下士樞衣燕見之時柰以賤名嘗通
省籍廢棄有年猶然資章甫入境迹涉只且是
以不果僭勒亟辭顯人攝告勿虞無任悚憤

答高南洲表弟

僕處金門弟淹外服弟還秘省僕歸山林出處
之迹終始懸殊用不獲觀顏色者五載矣承教
勗以達生御氣之說且謂已有所得秘弗終示
尚眩津途然斯技者在山人謝却世緣所當究
心而吾弟恐未之暇何不悉剖真符授之所好
俾得假筏登岸君亦兄為學屠龍而無用也

謝都下同鄉諸老見遺壽章啟

忠以滿壑之蹤狗馬之齒幸同棄梓獲厠與基

猥蒙諸老先生响沫陽春籍名月旦過而存之
又過而與之沾榮黼袞之袞假寵絲綸之筆若
欲振之餘輝令比人數者聞命辟易無任慚皇
且不知介紹之因夫安取禮而來此於門下也
忠德薄數屯百憂駢踵伶俜穢狀畱老徒悲故
於一切親友以相慰藉至者槩不敢承而千里
同聲儼然臨貺重踰瑤華則乃辭弗獲免退而
展緘莊誦瑩然巨篇業已在握縱無能懸市千
金誇之間里敢忘藏副十襲傳之子孫百拜緘

辭謹謝冒昧

答董元宰

客歲携別郊闈心逐懸旌而北日計足下以蘊
奇時發大快觀光遙慰友朋之望已聞一入都
門才名大振九流避席千里絕塵行將大對交
戟之間褒然舉首可賀也近領翰諭賢書之頒
神益馳戀柰徂歲及春日處病鄉悵然停雲至
艱促筆一寫忱抱因缺問聞小壻赴會行時托
致聲曾及之否禮闈捷報在即當拭目以俟

寄蔡敬齋中丞書

某惟舊遊武林得奉光儀於期會追趨之日接
餘懽於慇懃杯酒之間斯緣何幸而公於不肖
亦殊不以衆視猶耿耿心目也跡迥雲泥因成
睽左聞旌旗暫展梓里久已釋禪匡濟瀕賢鉤
衡虛席羨之美之適舍親曹京坡剖符名邦得
邇賢範偶談高誼景若斗山可爾咨詢必首著
碩倘不惜開心吐抱令得奉以周旋有所表樹
豈惟公嘉惠鄉閭之德厚亦吾黨疇昔同心之

一快也不任瞻依因書布悃

荅王後陽書

別後再蒙垂念茲復荷鼎翰惠貺之頒知猷猷
遺黎猶然不擯於大雅豈惟德隣之幸抑亦氣
味之投耶東海政聲朞月籍籍行將邁古循良
以膺側席之簡僕沉淪猶昔衰謝侵尋沐罷巾
車時時出郊望郭門而歌梁父饁稼行畦而還
倦即欹枕一望停雲計與足下執手道平生者
復何時也使旋附檄申候兼布謝私豈勝覲縷

復龔王淵書

疇昔合并深荷道誼世姻之雅忽漫晨星思不
可任而門下所以惓然於違離之日又若是厚
矣厚矣遲齡冉冉誰復念之數枉注存乃獨一
世外交也展緘百感進來使訊起居又知投綬
以來閉關謝客時復偃息科頭坐忘神往豈向
來脩持道力益復精進而區區世味弁毛棄之
者疇能爾爾耶萬深名居非淺襟能測鄙作復
命不足以來教益詩扇二柄附往幸覽而置之

鳳泉令第邇來何作能復相念否外寄扇二柄
聊代候柬幸轉致之

復陸阜南書

僕自年來貧病相仍不聞世事卽盛忝之任必
於臨發之日始知匆遽作書不盡觀縷獨有感
頌無窮之臆而已日承鼎翰累牘雲幣盈筐知
公軫念良慙若何云報小女孱弱未堪伉儷勉
承令兄老親家及我公雅意苟簡結褵隨力所
至箕帚之役殊媿德門况邇冒寒疾幾危頗費
調護近始卽安尚艱步履未効婦道而先遺尊
者憂虞鄙抱不寧職以是倍耳使行聊具菲儀
奉將謝敬諸不宣悉伏希鑒原

與倪東洲納言書

再入都來仰荷道誼之愛終始不渝欵惠慇懃
獨異常格感戢曷勝夫以公海內英賢散邑何
緣得嘗借重照臨以聆弦誦然而民懷孔邇士
切歸依迄今加恩於舊邦者公情固未已也別
後以三月初旬至吳門卽欲歸展梓里爲長往

計而以行時誤留賤累於藩廨因復入浙會長
途馳驚觸冒風露抱病不支雖勉親吏牘而神
已馳於峯泖間矣媿以廿年淪廢復齒明時再
濫冠裳浮沉無補而福薄禍侵恐先朝露故敢
疏乞骸骨感公夙誼率布謝私緬惟公在鼎台
之司專出納之命下通民隱上達

宸聰欲叩

帝闈須通政府區區情懇亮沐照知併乞叱名
於貴僚李公之側兼借吹噓速爲上徹得早途

還山之願當擊壤以頌甘棠而沐沐澤無量也
伏枕布啓無任竦慚

與陸五臺吏侍

伏聞隼節已於月之初旬啓行台斗之光晃被
朝野昨奉翰諭垂賁知揖讓謙撝之雅志而蒼
生引領士頌階平實於是行卜之矧東南數年
來極否之運以公暫偃經綸靜觀良久所望耆
碩醇儒之功遂弘匡翼以濟時艱卽衰憊無庸
若忠者猶思搃腕誦說於行麾之前以効芻蕘

之一得柰病廢頽然僵卧冰雪不能出門縱抱
區區亦已踈矣輒敢顛价馳候屬紹介於片縑
以代面晤知停傳之餘望塵接謁者轂擊傍午
而以蕪言仰溷神明借一眄於下濟媿又甚矣
與萬楓潭年丈書

奉違台範計且四十年來想憶吾老友招飲錫
山時酬答牋書指畫形勝之概宛然在目便知
異時榮業不凡其後過楚伏誦所題公館中温
泉二絕佳甚因停傳久之為賡賦二首益思其

人則愛身傳其撰述而謬附於同聲然此意獨
何由悉之於公也茲聞眉壽冲融贅力強毅猶
為諸同年兄弟中魯靈光不勝欣忭弟巖栖株
守日逼衰遲所謂無從訟之者視高明天淵矣
今孫以箕裘世美家學泓深當馳驅青雲尚爾
蠖屈而一念純篤必欲取友海內以成令名尤
後儔所難也第念以老友為之祖令似思默為
之父而乃遠違膝下求所未必獲之益於人人
誠謂明珠在懷而索之途者矣因其歸奉書承

侯不任瞻馳伏惟鈞亮

復查紹亭書

奉別來久緬懷甘棠遺澤滅甚東南此邦士庶
猶然識之至禮意優渥施於不肖忠者私心感
戢亦不敢猥後於衆也顧自投効還里日就衰
遲抱痾侵尋因曠於禮至聞問末儀所自効於
門下者缺然有年罪無所解日者郁生歸自武
林忽持雲翰臨之兼荷雅贖足何記注高情倦
倦猶昔則忠罪狀益暴且積而莫知所解矣嘗

慨我公譽望卓然人羣多所著列不知安從於
俗令撫壯英猷未獲一竟於世因知槁朽若忠
者宜無所致數矣瞻沂之餘畧陳心贄所命皖
城記功碑不知屬稿爲誰特俾卒業附以賤名
此於爲役事逸而功與焉僕何竊幸第恐采擷
誤加莫重斯舉捧牘而退爲稍竭其愚多所商
確復介郁生還求是正彌增狂悖之惡至起居
燕私竟非更僕莫罄也

與蔡龍陽書

目武林辱頒鼎翰忠亦纔一脩問嗣後瞻望風
神音塵伊阻者踰三年所卽巖藪間人猶然以
踈頑曠禮矧雲路高蹤周遊劇省執掌王事豈
得分俄頃之暇垂軫天涯煩罄歎之及耶而屬
承翰惠恍然臨之僕衰遲日隣溝壑安取獲此
於左右洵不以久而解乎感忤感忤公遲回久
外直道不逾公論彌彰爭光日月雖暫緩晷月
持衡之命其於取償必且倍之雖然此非所宜
黷聞於有道之側慨忌者之無奈天定何一舒

猶憤而已

與李毅懷書

教翰下及何知吾夫精白一心以爲地方以共
職業且知所以不諒於所不知者之由然士君
子恪守立身當官之法求吾無負於世而世不
盡孚亦事之常而賢者所不免此外一着惟有
審己量力脩人聽天未必亭毒之公將終不與
善人也勗之勗之僕向來衰疾頻仍諸無可狀
方今之時崇勢利薄清脩而遲邁如不肖者見

時事多與踈頑相左不知與吾犬握手道契濶
當於何時每讀來劄一慨噫之而已盛伴行值
疝氣作苦不能具書聊以復命

與張壺梁文學

奉別良久曾因門下士父生奉書并附鄙作於
左右想已徹覽然且經歲矣昨於所寄范中方
書中見齒及不肖意緒良懃知足下之能篤於
久要記存若此感何可言皇百泉公高誼玄風
雖屆耆齡而溘尔不祿同志興嗟卽不朽之業

亦旣爛焉而乃郎尚扞文罔未白恐泉臺目不
瞑爾一嘆一嘆茲擬躬將祭酒以臨几筵因得
謁欵於一二相知者而歲暮冰霜僵卧難出又
恐襄事且及姑遣价先之幸一引歎凡遙爲望
春和倘能躡屩一道吳門奉晤顏範可期也

復劉文學

久別方劇馳想日聞大試擯於育司殊爲不平
及承翰教兼得尊作一展誦之整潔明暢體認
精深實時義之極佳者猶當梓之以式多士而

乃竟置之後列不知當局者一時何見而涵兼
金於砂礫辱文綺於泥塗其偶眩之耶抑忍之
也俄頃得失適數之逢行鼓餘勇以收再發之
奇登壇大帥勿遽爲小屈阻喪幸足下勉旃

